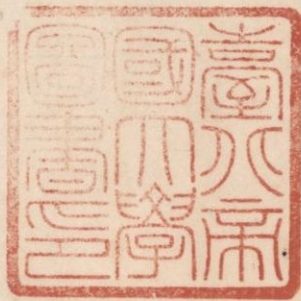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

第三十二



163748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三十

九年

大明天七年

春正月辛卯朔百官賀正朝

御交泰殿設宴○

壬辰 上命韓繼禧任元濬曰自古起家之主征戰四方僭經

死地才力相資者馬故所以不忘而稱劉備的盧唐宗六駿我

太祖之八駿者也予無征戰之地而方 世宗盛時馳射角勝

之日十倍於他 三軍仰服者豈無馬力相資耶掛釜之駒雖快

於心靖難之驃尤所不忘且弓馬之藝實是功業之所起今茲

得疾益以思舊欲圖觀之若何繼禧等對曰然 上命名其馬

仍 命圖而贊之○諭都體察使韓明澮曰正朝使柳守剛等

回還時量抄義州防戍軍士送至江外三日程護來○癸巳咸

吉道都節制使康純馳啓愁州住中樞院使柳要時老來言幹

朶里甫下土擬於解冰前率軍馬復往平安道為寇 諭都體

察使韓明澮曰古納哈輩如有來者語之如前諭且語之曰今

雖曰甫下土趙三波等所為我國家豈不知情狀哉汝等與童

倉俱受我 殿下厚恩當思報効要令無事汝等之善計也不

可久迷致悔我國非憚於用兵但敬朝廷耳汝等更深思圖之
卿更加精練休養以待事機同封傳寫成吉道啓本并審又曰
或言李滿住等既屢報變有驗而遽以此諭書語之則恐生怨叛
之心卿并知此論斟酌變通○咸吉道都節制使康純馳啓訓
春住兀良哈來言吾等前日攻兀末車兀狄哈掠妻子牛馬而
來大國盡令刷還今兀狄哈攻我掠人畜而去請令刷還臣親
往其地亦且哀訴臣姑語之曰兀狄哈所居甚遠且不往來刷
還甚難彼人扣頭哀訴不已即諭純及都體察使康孝文曰
訓春住野人如更言刷還之事語之曰前日汝等侵掠兀狄哈
國家慮汝等旋被報復又以汝等深懼報復自願刷還和解故
特出例外盡情和解皆為汝等善計也汝等不盡刷還且背國
厚息至今為賊訓春之人雖曰不從而國家受敵之時亦無向
國立功今將何辭以諭兀狄哈乎雖諭兀狄哈兀狄哈已知汝
等背國豈肯刷還乎汝等若誠心効順彼此兩安則亦可刷還
矣亦可撫育如昔矣今方察汝誠偽征與不征之時何可聽汝

之言勞於和解乎汝誠則佑汝彼誠則佑彼國家豈為拙計○
甲午咸吉道都節制使康純馳啓高嶺城底住斡朵里僉知李
家化來言奴萬皮前日逃歸而還今又盜衣數領逃往吉州請
還捕給何以處之 命名領議政申叔舟草諭書回諭純曰萬
皮今到吉州令存撫安接語家化曰萬皮前日逃來曰寧死不
復役於家化國家厚汝故特令還給今果又逃來且曰若又還
給則當殺家化而逃今雖還給勢必不從以汝本効力之人李
巨乙加介之族親特命給他帖戶一名汝知 上恩卿擇高嶺
之人淳謹年多者給家化為帖戶并諭觀察使○乙未兵曹據
平安道都節制使啓本啓道內調習戰馬十匹內六匹最老請
令司僕寺擇善下送其老馬分給正騎兵之貧者 從之○兵
曹啓曾奉傳教自備皮甲內用牛馬皮者一禁臣等以為宰殺
者則已矣自斃牛馬皮亦且禁斷則貧窮軍士不能易辦請自
今自斃牛馬申官開剥將其立案京中則告本曹外方則告巨
鎮直簿納甲時憑考著標且軍士等或謀得仕到或要免已罪

鐵皮甲不如法造作納官詔鎮亦謂已成之物例不却退非惟
違國家立法本意徒費民財無益於用請送新樣皮鐵甲大中
小葉兒于諸道都節制使營依樣造作分送巨鎮令諸邑守令
檢察造作送巨鎮著標違者當身科罪并論所居邑守令及巨
鎮將從之○丙申停圜丘祭初禮曹以上違豫調攝未久請
攝行領議政申叔舟左議政權擘等議啟凡祀事若有不得已
祈禱則遣官攝行可也若無祈禱行則親行否則不行春秋云
不改卜夫不改卜云者不行云耳今圜丘祭既有故而不行則
何必攝行 上令承政院稽古制承政院啟此祭非無時特行
事乃歲時之常則固不可廢也且人主於歲事豈盡親行古制
亦有攝行之例以此而觀則雖遣官攝行無妨上竟從政府之議
停之○丁酉禮曹判書李克培叅判金吉通啓文獻通考皇帝
親祀圜丘儀有攝行之文周禮太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
氏註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祀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
哀憐皆是也前朝詳定古今禮每年正月上辛親祀圜丘亦有

攝行之文 殿下自即位以後特舉累代闕典以為歲事之常

今雖不得已而遣官攝行自不違於禮文亦不違於敬天之誠

意今以遣官攝行為簡易專廢歲事之常意恐未安請依古制

遣首相攝行 命示議政府政府復以前議啟傳曰予意亦謂

若宗廟祭及凡有名日祭則攝行可也若此祭則雖不行亦通

其停之○己亥時發舩軍構大倉右贊成具致寬啟舩軍本委

水戰戰艦器械尚且難備儻赴土木之役則何暇治本任請令

旁近諸道民分授閭閻營造 傳曰諸道則往來有弊其分授

京畿民以營之○庚子 上謂都承旨洪應曰大倉營造日久

多役軍人未即收功意監役者懶慢不能檢察或役非其處可

摘姦以啓○成均司藝具達忠啟楊根大灘水中有積石阻礙

船行臣願伐之 上善之命具器械伐之竟未成功○命復前

崇義殿副使王循禮職○壬寅先是中外號牌已成 上慮其

未精更作事目一號牌依大典改其體制堂上官用象牙長

分牛骨鹿角通用三品以下至賤口用以乙酉年十二月晦日

為限更始京中漢城府外方都會所必備三貞守令一人分臺一

人大君以下奴子必准賤籍給牌一諸邑守令等不能親到都

會所擇解事前衙朝官遣之一兩界若鍾城穩城慶源慶興三

水甲山義州朔州碧潼昌城江界理山等邑勿赴都會敬差官

分臺等巡行備三貞給牌一雖無良籍若多年為良眾所共知

者分棟啓聞屬良一無賤籍者屬良雖無賤籍多年役使眾所

共知者理當屬賤然或因貧窮或因不得已事故而役事於人者

分棟啓聞一號牌成給時置簿冊內出牌人所居里名及所據

文案名目備書文案名目如良類籍以憑後考一大君以下宗

親奴婢賤籍書題伴儻解事奴子中堂上官以上奴婢賤籍伴

儻解事奴子中持詔考准如有違誤者其書題伴儻奴子從重

論罪三品以下發牌招來問之一三品以下前衙人及有蔭人

書某子某年甲本貫一良人書某子某年甲本貫形貌自良入私賤

後面書年一補充軍去官妻子書某子某年甲本貫形貌未去

官人書某婢妻子某年甲形貌一公賤書某司奴某年甲形貌

父其一鄉吏驛子書某官其驛鄉吏驛子某子某年甲形貌一
形貌若面癩目眇耳割唇缺手足蹇等表表有痕者書之一篆
印京中則漢城二字外方則邑名二字前後面上下端印之一
不及限受牌者以制書有違律論公賤則各其司該負其邑守
令私賤則本主並以制書有違律論其私賤屬公全家徙邊一
暗錄他人奴婢乃良人為奴婢者杖一百全家徙邊敬差官守
令品官該吏等或不詳察給牌或潛隱給牌或挾恨或要求不
持給牌者杖一百全家徙邊守令品官該吏不檢舉者杖一百
充軍僧人號牌則一號牌體圓經二寸前書職名年甲形貌形貌
日月依俗一篆印京中則禮曹外方則邑名前後而上下端印
之一京中則兩宗各其所屬寺住居僧人具職名年甲形貌傳
報禮曹外方則諸寺色掌僧依京中例書呈其邑受牌時各持
度牒親到禮曹及都會官考准給牌其中年五十以上及衆所
共知有心行者雖無度牒亦給一京外給牌僧成籍京中藏于
兩宗及禮曹外方則其邑及禮曹失牌者考籍改給一偽造者

依俗人例論罪後還俗一依俗人定限給牌一上項事件外已
前受教並不遵行○尼麻車兀狄哈司正許應家愁等三人來
獻土物○癸卯司諫院啓古者職帶中樞者之家皆禁奔競蓋
為典兵也今之都鎮撫亦典兵權而獨無奔競之禁請禁之且
大典凡布子必經司贍寺印信方許買賣然司贍之印與諸司
之印體制相似愚民不解印文妄自買賣因而有姦偽請自今
布子印信改其體制○以郭連城為清平君具文信慶尚右道
都節制使李夏成行海州牧使○吏曹判書朴元亨等啓曰李
芮以叅議例應去官今赴大明請特陞職 上曰予未見其功
命改謝恩使○甲辰 上謂吏曹叅判韓繼禧曰昨日卿等請
特陞李芮予不許者以金帶不可請之一也因赴京而得金帶
亦於自身非榮二也且芮之性偏局不博無復開通予不見功
能不可例作宰相繼禧曰 上教至當 上又曰予自少爰暨
小人備知世情其中稍有能者莫不慢人獨身行事人不附而
事皆誤將帥尤弊故不用洪允成○傳于詳定所曰掌兵諸處

禁奔競節次及布子著下印信體制磨勘以啟○歸厚所請於
山郡伐木一百株造棺槨 上問承政院曰棺槨送終之具於
人倫最大且息及於人固不可廢然棺槨有限息不能遍及今
減其株數以備兵船材木何如洪應啓曰棺槨外方所難得買
於歸厚所者多矣不可謂息不遍及且人之死也無窮雖以百
株猶為不足兵船之用非今所急不可減其株數 上然之○
乙巳御忠順堂講兼藝文文臣及成均儒生等經書遂觀後苑
農蠶之狀 賜承旨等衣籠各一事世俗每歲上元設田家農
蠶狀以為一年豐稔之兆自辛巳以來 上令承政院分左右
張於後苑以觀之自于耜舉趾條桑養蠶老幼醉飽之狀禽獸
草木之形皆立竹為幹束草為像無不各盡其態焉○司憲掌
令閔奎啓延山君金處義冒認良人趙延生等為金季之之奴
據執使喚其後延生等狀告訴良處義反遣伴人奴子圍延生
等家劫奪家財戶口并執良女洎今使喚歷良為賤事已著明
而猶以司僕將覲然行公無耻莫甚請停行公鞫之傳曰金處

義壓良為賤事實乎否奎對曰壓良為賤罪固匪輕在大臣尤當力辨本府勾問不即答通金季之元賤籍匿不以出情見事白御札示之曰一功臣之罪實然後當議之焉有逆料而預貶之理一金處義用威力於未決之前則是與國爭力也而自言否則何者是乎一洪川原州守令皆拿來監司則行公推劾趙延生受議送付原州而判官金興淹延不決並拿來○丁未日暈○召諸道彌牌敬差官等論彌牌法制仍曰凡民本無良賤其無賤籍者從良退限三年成給○御札問承政院曰魯山時事實如成王而一如世宗文宗傳旨未便有司莫適所從宜定格例命議于政府政府落御書允當但癸酉十月十一日以後雖魯山時事皆上為都統府時所定不可盡廢也傳旨禮曹曰魯山時新立條章及施行成例事內癸酉十月十一日以前則勿令舉行十一日以後則取旨施行○司鑰朴貞同妻乘馬入建春門衛將李俊生啓雖女人不可騎入闕內請禁之上曰善賜俊生弓一張仍傳于衛將所曰自今侍女

以下諸雜婦女乘馬出入闕內者一禁○戊申 傳于司憲府
曰金處義停公推問○諭慶尚右道處置使李好誠曰濟州漂
流人救活倭人三未而老等忙待受賞卿令語之曰姑還本土
更來受賞接待遠人甚失其宜自今勿復如是○己酉 傳旨
義禁府放遣楊州付慶皇甫仁女婿權訾○令藝文館擇出所
藏諸書各二件移藏于古東宮○庚戌 御思政殿受常參視
事右贊成具致寬楊山君楊汀密山君朴仲孫戶曹判書曹錫
文刑曹判書李克堪承旨等入侍 上問致寬曰今春等講武
何以為之致寬對曰去秋再行講武且大倉役夫雖非軍士皆
其奴隸助丁若日數多則恐軍士罷敝 上曰然則當以三日
為定○辛亥 御思政殿召六曹判書以上及諸將設酌桂陽
君璲領議政申叔舟雲城府院君朴從愚左贊成黃守身右贊
成具致寬工曹判書沈決領中樞院事沈澮楊山君楊汀戶曹
判書曹錫文禮曹判書李克培兵曹判書尹子雲刑曹判書李
克堪判漢城府事李石亨行上護軍康袞洪益誠閱叢兵曹參

判金國光漢城府尹權攀行上護軍權攀具文老兵曹參議宋文琳承旨等入侍議獮牌事目 命賜從愚酒四十瓶令入直諸將及承旨外皆往赴宴○壬子 御扎下承政院曰一講武前或東郊或西郊陣宿而或行軍或打圍或一夜再移陣一百官盡戎服侍衛一自來日初出郊陣或連數日或隔數日出令無時○訓春住兀良哈都萬戶元時好乃等五人來獻土物○癸丑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兵曹參判金國光啓陣宿諸事今已磨勘但日數未定臣妄謂若日多則支應諸事亦多請須約日 上曰古有千里行師者日多不足慮也必須十日方可國光又曰 上體平善未幾春寒風氣不調出次郊外似為未可 上曰百官素不習倉卒事故使之預備耳卿勿慮焉○甲寅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台二品以上設酌左議政權攀中樞院使崔恒尹士旰雞林君李興商兵曹判書尹子雲判漢城府事李石亨中樞院副使成任禮曹參判金吉通戶曹參判任元濬承旨等入侍議獮牌事目 上命石亨元濬及都承旨洪應

左丞旨李文炯等製詩以進仍語擊曰予方不豫飲甘酒以為
美味今既平安思飲列酒且當不豫時思與大臣談話其以此
意製之擊製進曰天行稍違和外間那得知乾剛猶不息排闥
臣不為一杯復一杯更獻萬壽卮 上覽曰政丞以予比漢高
車漢高不能保全功臣去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且欲易太子
因四皓而止無一可取者予雖不賢必不為漢高矣遂 御製
云乾坤有消息有生自不知家國雖板蕩漢祖必不為乘秦戲
羣臣交誠引歡危於是石亨等亦製進 命作軸○千秋使中
樞院副使朴大生帶領漂流人口回自大明○乙卯咸吉道都
節制使康純馳啓蒲州住甫下土童倉等使人於火刺温尼加
大約以解冰前入寇平安道文蒲州野人等欲寇甲山江界間
臣計今冰合恐或入寇帶領洪原以北諸邑軍士待變 命書
啓本送于都體察使韓明澮○兀狄哈上護軍澄乃等五人來
獻土物○丙辰 御思政殿召諸將及承旨等設酌引見野人
許應家愁等三人○將遣禮曹判書李克培于慶尚道兵曹判

書尹子雲于忠清全羅道點兵司諫院啓臣等聞分遣大臣于
下三道閱陣此軍國大事誠不可廢然今農務將興且軍籍纔
畢繼以量田不可重煩民間節制使亦委任方面者請命閱陣
傳曰此非若等所知其勿言○丁巳訓春任元良哈副萬戶啓
好叱家為本處萬戶○傳旨義禁府放長興安置劉世女婿姜
介叱知鄭孝全女婿李承尊清州李義碩恩津崔致池女婿裴
昆原州李裕基女婿金富春三陟崔得池女婿吳貴達○戊午
日暈○講肄官魯參進中國賊地所耕稻種承政院奉 旨馳

書于京畿都觀察使曰今送唐稻種於弘海諸邑有賊氣海澤
耕種待秋乃啓○以金師禹同知中樞院事金溉行僉知中樞
院事楊汀平安道都節制使兼寧邊都護府使○司憲府啓李
紹生為京畿察訪時從諸道監司守令討索米鹽分授驛吏勒
令買繭罪雖經赦難究然其繭已收完者請令戶曹區處其有
未收者及所產諸驛鹽海菜令監司買穀補殘驛供費并自家
留繭米沒官 從之○傳于工曹曰京中諸司雜物輸轉及外

方驛路除險路外並用便車○傳子刑曹曰凡私賤為原從功臣者用公賤充給本主○吏曹啓開城府田守正二品判漢城之下職事今階嘉靖以下者亦許除留守祿科及贈謚等事正從二品不同請自今嘉靖以下留守序在漢城府尹之下祿科從本品 從之○二月庚申朔 御忠順堂設酌內宗親及右贊成具致寬雲城府院君朴從愚判中樞院事洪允成禮曹判書李克培兵曹判書尹子雲刑曹判書李克堪平安道都節制使楊汀中樞院副使宋處寬成任吏曹參判韓繼禧藝文提學李承召兵曹參判金國光行僉知中樞院事李邊承旨等入侍講兼藝文文臣成均館儒生吏文漢訓學官講肄生徒司譯院內醫院醫書習讀官等所讀書○都體察使韓明滄遣成川府使吳伯昌啓義州牧使許亨孫判官吳湘等正月二十二日令軍士十八人獵于江外二十三日忽遇彼賊殺九人虜八人而去一人生還二十四日亨孫等領軍追賊至松帖奪被虜人四名以邊將當邊警最緊之時遣人田獵以致被虜至為不當湘則

已囚亨孫請上裁 上引見伯昌問之仍手草諭書諭明澮曰
以不見卿今又添慮遠以相慰此事許亨孫等與賊耳可堅囚
窮推以啓予固知庸輩未足任事而未嘗有大舉之志者也卿
今方勵敵愾之志奮貫日之誠旌麾所指何堅不碎舉國烈士
孰不扼腕此毛憐建州自滅之時兵法所謂殺敵者怒之勢也
然不可輕舉者有三中國方右野人欲抑強而遽攻之則中國
益忌一也國家方急於軍籍徙民未能整兵而興忿毒之師豈
大體久遠之策二也賢才俊傑何地無出而舊老新隱運蓋未
至育才方急用兵非晚三也卿知此意忍其辱而待其時耳楊
汀亦親授方略下去卿等隨宜施行兵不可遙度予言止此亨
孫多大言寡實每當 上論兵之時先人率對偶中 上旨得
受義州牧使至是賊搶擄而去亨孫計窮率麾下兵三百餘人
逐之遇賊九騎於山間賊見衆寡不敵相呼曰今日吾輩盡斃
矣策馬不已有一辮髮小賊旋騎而立亨孫士卒散無餘賊
擁至亨孫及麾下二人橫馳水坂馬躓而仆賊引滿垂殺亨

孫昫目不動麾下一人卧地仰射其賊應弦而倒麾下扶亨孫
上馬且射且退被擄者登山望見亨孫用兵甚劣槌背大哭名
不在兵籍被擄而去者不知其數○日本國上松浦一岐州搃
津留伊勢守源聞遣人來獻土物○以具州住元狄哈上護軍
澄乃為本處都萬戶○辛酉 御思政殿設酌平安道都節制
使楊汀判中樞院事洪允成諸將承旨等入侍 引冕野人元
好時乃等五人○遣禮曹判書李克培于慶尚道兵曹判書尹
子雲于忠清全羅道巡察軍容○壬戌遣同知中樞院事梅佑
中樞院副使李誠長如大明謝設回漂流人口表曰皇恩溥博
克收寵綏宸眷優隆曷勝感戴揆分罔措圖報末由伏念臣猥
將庸材幸逢昭代詎效絲毫之補恒紆卯翼之私顧惟濱海之
氓常遇遭風之患豈意漂蕩之遺喘幸依東洋特護凍餒之餘
生許復舊土迺偕賤价而返實同堤封之歡茲蓋伏遇皇帝陞
下字小仁深包荒度大猶飢猶溺慮一夫之向隅引養引恬撫
萬邦而無外遂令出日之域亟蒙自天之息臣謹當恪守青丘

益彈屏翰之任，顯望紫極，倍申壽康之祈。方物表曰：天眷特厚，存荷仁恩，土宜雖微，聊表謝悃。謹備黃細苧布二十匹、白細苧布二十匹、黑細麻布三十匹、黃花席二十張、滿花席二十張、滿花方席一十張、雜彩花席一十張、人參一百觔、右件物等名般甚勤製造，亦踈豈合旅庭之儀。庶諒獻曝之懇，中宮禮物紅細苧布一十匹、白細苧布一十匹、黑細麻布三十匹。皇太子箋曰：德懋元良，密裨神化，仁推一視，導需洪私。舉國坵歡，撫躬增激。念惟封壤，僻在海堧，故有駕船之徒，頃罹阻颶之厄。漂大浸而沾死，傳東洋而獲生。曲軫深慈，俾免寒飢。許贖賤价，并還鄉閭。報奚罄於粉身，恩實同於肉骨。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功敦翼亮，孝篤順承，體上聖濟衆之心，憐小臣守藩之謹。遂令駕品偏荷，龍光臣謹。嘗求述職於鯁岑，恒申祝於鶴禁。禮物白細苧布一十匹、黑細麻布三十匹、人參一百觔。○御忠順堂宗親及諸將兵曹參判金國光承旨等入侍。命宿衛軍士分耦射侯。○尼麻車兀狄哈都萬戶阿仁帖木等四人來獻土物。○癸亥

日暈○左叅贊李承孫禮曹叅判金吉通啓頃者 上體不豫
今已平善舉國歡欣欲進豐呈昨 傳曰十八日講武後兼進
若兼進則與講武後例進豐呈無異無以盡臣子慰悅之心請
於講武前行之引見承孫等曰可於初十日進之○咸吉道都
節制使康純馳啓兀狄哈等請上京者或二十或三十絡繹不
絕若一一上送則終必難當故頭頭者約從上送其他則權辭
給魚鹽布子以送然猶憾慨又給人情青紅絲布送之回諭曰
今悉所啓當農時兀狄哈等已發程者外勿上送青紅綿布難
繼之物用其道布物隨宜給與○甲子以具州住兀狄哈上護
軍劄里為本處都萬戶司直巨之哈為本處副萬戶○乙丑
觀獐于楊州免只山右承旨金謙光射獐以進賜弓一張大箭
一部○都體察使韓明澮馳啓阿貴住甲士崔由義等七人因
體探往加古可下平遇賊二十餘名由義等四人被虜其餘三
人逃來且前者被虜韓成玉者亦逃來○兵曹掾平虜衛李堤
等上言啓魯奉 教旨平虜衛叅外滿五月叅上滿七月其中

仕多者授散官職次次而陞從五品去官然平虜衛等十二月
番休三月番上宿衛巡綽等事並依他軍士而只投散官遠兒
誠可矜憐實職則祿科有限除授為難請從情願授影職破敵
衛正兵亦依此例 從之○丙寅 命停初十日豐呈○上與
中宮幸昌德宮相宮墻廣築基址先是將廣宮墻撤宮東北洞
人家至是又撤北帖底人家五十八區周圍九四千尺以行僉
知中樞院事金溉判漢城府事李石亨漢城府尹權攀工曹察
判李延孫仁順府尹黃孝源為提調軍器判事黃昏司僕判事
朴徐昌軍器副正韓致義工曹正郎成慄漢城少尹慎承善繕
工注簿姜致為郎官盡葺都城坊里人分統築之以百十九家
為一統一統所築二十五尺統凡一百六十每統皆以秩高
人負主之自今日始役 傳曰東帖亦是至山來脉不宜在城
外更廣之於是又退四百尺○丁卯 御札傳旨漢城府曰經
國大典徭賦條都城內凡有修治役使坊里人毋及鰥寡孤獨篤
疾廢疾者官吏不察欲邀一時之名非止孤獨等至於老少婦

女一槩督役後有如此者必痛治之○承政院啓昨以東帖主
山來脉不宜在城外 命築成均泮水之內臣等謂東帖固來
脉其內外民家則可撤矣若泮水則天子辟雍諸侯泮宮古制
也不宜入宮牆內請於泮水外築之○戊辰左議政權學啓成
均館泮水請勿入新築宮牆內 上引見示御書曰衆所非是
之事予豈為之勞民取怨之役予豈興之宮城之役有不得已
焉世故相繼如去歲移御之事是也此 先王所以置數宮設
諸京之意也昌德宮苑狹隘若後世人主有好遊觀者必大興
土木存亡之勢口不可道予是故因陰陽為久長之術欲暫勞
而永逸耳泮水之入苑非所議也不可奪一芥於小民而况掠
泮水於先師乎且泮水者環繞三面之水非川流也古禮莫
不因時損益而區區於外貌則總之察耳若以泮水為不可廢
則予當使儒生自鑿之豈可使予之敵愾將卒疲於土木卒仍
設酌賜擊衣籠一事虎豹大鹿皮各一張六承旨大鹿皮各一
張○己巳成均生貞金敬忠等上書曰臣等竊聞學校風化之

源賢士所關自古聖帝明王莫不重焉天子之學謂之辟雍諸
侯之學謂之泮宮其曰辟雍者水流旋丘如璧之圓其曰泮宮
者以其半於辟雍者也聖人所以創立名意有在焉昔魯僖公
能修泮宮其臣克頌之首章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次章曰思
樂泮水薄采其藻次章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芣其所以頌之再
三而必稱泮水者豈非有大於學而言耶恭惟我 太祖康獻
大王受天明命肇造邦家相其山止水環允宜泮宮之地爰立
廟學儲養人材 太宗恭定大王肯構肯堂重新廟學規模制
度允底厥宜 世宗莊憲大王以道途陝隘有違國學之制令
移民舍廣拓前路今我 主上殿下善繼善述益隆文治車駕
屢幸橫經問道誠千載未遇之盛際也茲者增築宮垣基限踰
於泮水數十步許臣等竊謂諸侯之學名曰泮宮以其有泮水
也無泮水而謂之泮宮臣等未知其可也咫尺之地有補於宮
垣者小而所損於國學者甚大况我泮宮上國之使來觀之所
不宜示之以此也伏願 殿下擴恢乾斷優納瞽言特命攸

司縮其墻限使泮宮得為泮宮則國家幸甚吾道幸甚臣等俱以庸資棲跡泮宮於國家營築之事非臣等所敢知若虧損泮宮之制則所共惜也 御札曰泮水者三面環繞川流何由得為泮水如實泮水則予當惜之不宜汝等私惜學宮無泮水正是闕典鑿之可也進士趙益貞進曰初立成均館以東西川合流為泮水今宮墻基限近逼西齋墻外雖欲新鑿泮水其無可鑿之地何 不允○庚午 御思政殿設酌諸將及承旨等入侍上與右贊成具致寬等議曰古云辟雍之樂且曰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庶人皆入大學則辟雍乃慣樂之所而天子之元子所學焉者也今成均館則無慣樂之事且非世子常學之所何必泮水為也致寬對曰官垣須於泮水內築之但宮墻與學宮甚逼後若開泮水則無地可鑿矣 上曰然則可瀆泮水禁之○辛未承政院啓講武且近請勿親事調護 聖躬傳曰子亦為然自令日至講武停常參朝啓○日本國肥前州田平寓鎮小弼弘遣人來獻土物○壬申 御序賢亭設酌臨

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河城尉鄭顯祖永順君溥南陽府院君
洪達孫平安道都節制使楊汀右贊成具致寬判中樞院事洪
允成刑曹判書李克堪兵曹參判金國光行護軍洪益誠承旨
等入侍 引見尼麻車兀狄哈澄乃等五人 上問澄乃曰有
子乎澄乃對曰有四子 上曰子嘉汝來汝若未來亦令汝子
來見澄乃對曰其父來之子焉不來 傳曰子與宰樞飲常事
也汝等異土人也故今日欲與汝等飲汝其進酒澄乃遂進酒
命饋于賓廳賜物有差○命都承旨洪應左副承旨尹欽右副
承旨盧思慎等賫宣醞往領中樞院事沈澮第赴宴○癸酉慶
尚道觀察使權愷進熊川縣所產金石令匠人試之非真也○
元良哈知中樞金權老等四人來獻土物○甲戌 御思政殿
領議政申叔舟雲城府院君朴從愚判中樞院事洪允成諸將
承旨等入侍設酌 引見野人阿仁帖木等四人 命允成饋
于外賜物有差○乙亥以訓春住元良哈指揮李多好兒多李
多吾也等為本處副萬戶○丙子 御書傳旨兵曹曰行在時

中宮別處凡諸不及取旨之事侍衛將帥承旨考內教之實施
行○吏曹啓在先吏科出身一等稱都染署承同正二等都染
副承同正三等架閣庫錄事同正給牒今罷都染署請一等稱
架閣庫承同正二等架閣庫副承同正 從之○丁丑 幸清
溪山講武獲禽甚多 駕還都要淵幄次百官出迎道左京畿
觀察使金從舜進物膳傳曰今次講武勿令供進卿何敢准令
之而不從者非也禁之敢為者亦非也今卿業已進之姑許納
後勿如是又曰百官在幕次待命已有令矣而紛然出迎於路
雖其心未能自安亦非也假如子欲捕賊而相繼送迎則得
無煩擾違期乎○傳于承政院曰尚書司寶馬不立駕前而擅
自先引渡江又日記已令并載而不載又寶馬引路皂隸立於
駕前下義禁府鞠之○上譴具致寬金國光曰子所圖陣陣間
容陣隊間容隊之法所以易其出入防其紛亂異於連合陣之
不動固守之勢且定前後左右者所以不迷於用而習其變化
者也兵曹欲書諭諸軍則難於常法諸軍各察則易於變通卿

可出榜求曉○廣州牧使趙之夏判官楊子淳衿川縣監崔季男來肅拜○戊寅令承政院馳書于大將金慶義宣傳官趙得霖等曰今以雲密路險令具致寬代之而還宮卿等宜聽致寬

節度遂還○正朝使柳守剛先送通事來言 皇帝求白厚楮紙命送造紙所辦之○己卯日暈○御思政殿政府六曹講武

後進豐呈宗親宰樞諸將承旨等八侍○命罷判內侍府事田昉職○庚辰 御序賢亭 王世子與內宗親承旨等入侍聚文

臣三品以下慶會樓下 御製策題曰朝會宴享何重也所以習君臣之禮也禮樂文物何貴也所以固君臣之分也是故高

拜常其身等差定其志儼如凝霜懶慢不生雖父名不諱雖水火不避委質於主不知其他者習禮固分之致也若不常其身

則私禮者有焉若不定其志則僭擬者生焉小而恠太則非美馴致而難逃禍成而無術以天下古今之患也禮樂之重大

槩如此聖人因事節禮預防患難書籍所著不為未盡而後世愚主忽而改之迷莫知弊明輔哲佐亦視為常慮不及此子用

愚主忽而改之迷莫知弊明輔哲佐亦視為常慮不及此子用

不是凡宴享之儀皆用華制而習俗既膠節目又踈勢不易革如何而可以易革非獨宴享事無無弊齒讓於大學教其恭也頌首於庭下亦教其恭也教其恭者致其慢也一恭一慢俱有弊焉如何而可以無弊令都承旨洪應 傳曰予於武臣則皆常任事知其能否矣汝等常不任事不知賢否故特令製述以觀汝等若有能者則予將擢用矣參試官蓬原府院君鄭昌孫領議政申叔舟右贊成具致寬知中樞院事崔恒成任宋慶寬禮曹參判金吉通入侍設酌令入侍內宗親宰樞射小的賜帑至昏 賜文 臣等燈火人定乃出○忠勳府堂上鈴

川府院君尹師路左贊成黃守身密山君朴忠孫等啓田昫非他宦官之比實解事者也前此屢被譴責宜益謹慎今又若是非是過誤請依法科罪 傳曰既已罷職在家又何罪也師路等請之再三竟 不允○兀良哈上護軍稱豆等五人來獻土物○辛巳密山君朴仲孫更請田昫罪 傳曰前日進膳時昫以司饗提調不分器皿父子安有同器之理且宦者帶金例不供

膳於世子而昫乃供膳此皆昫之過渡江時又於大駕前擁
侍世子昫亦有罪然前者洪允成亦於尊前與宗親私禮此皆
昏迷致然予故懲之然行且赦之卿勿更言○具州住尼麼車
兀狄哈上護軍甫要麻等二人來獻土物○達原府院君鄭昌
孫等第文臣所製策取注書孫昭等十一人啓○癸未臺諫啓
日者罷田昫職事臣等未知罪狀傳曰汝等未知則已矣何
以來問對曰昫雖是內侍猶識事體者且有勲勞而命罷職
就第此必大事也傳曰汝等果若如此凡決罪人當一皆來
問何獨問此對曰昫非他汎然決罪人比故來請耳○以金係
熙為仁順府尹李豎漢城府尹權倫行司憲執義李堦安訓
申自繩宋仁昌金之慶趙安孝河吉之趙元祉金達全兼司憲
執義尹子深權體柳季藩沈翰兼司憲掌令金升卿權微兼司
憲持平○甲申日暈○觀獵于西山○咸吉道都節制使康純
馳啓火刺温兀狄哈伊麟哈來言三衛達子三千餘名來屯近
境聲言北方達子來侵故來屯耳臣謹移牒諸鎮使之戒嚴應

變若彼出來何以應之○乙酉 御序賢亭召宗親宰樞入直
諸將宣傳官內禁衛等觀射○御札諭都體察使韓明澮咸吉
道都節制使康純都觀察使康孝文曰今來達子聲息未知虛
實然事勢無窮宜益整兵以待幾勢不可輕戰更生一敵此用
奇之時也同封事目詳察隨宜施行一達子或因窮縮或因誘
請窮則乞糧誘則必寇乞糧不敷其竟必怒我當備兵為戰却
入攻之計來則語之以本無讎隙何故為人所誘輕來犯邊我
非不知與爾交戰 殿下常飭勿與無嫌者戰故語其事由若
猶未已則戰耳如是持久使求戰不得欲歸無所之間野人亦
不得久接支待然則達子野人生嫌相讎此以蠻夷攻蠻夷之
策也一達子實以窮來屯于近境遣使告飢答曰我與汝地絕
素不相聞且今汝之來未審情偽因反覆詰問以求其情達子
實飢窘必欲得糧而還不少濟急是促之賊也此不可不濟急
者也一開其端求索無厭不能盡塞其欲則終於致釁耳此不
可開端者也須宜斟酌輕重審處之一雖有不得已給糧之勢

若人人來求則不可盡從有不盡則終歸致怨須審其酋長中之酋長以使可也今計多不過十名然不可選度因勢審終量宜給之諭以中朝所忌不可多給一多給則難繼且中朝聞之則怒矣如不得已則在鄉隨宜施行不必盡從事目○傳旨承政院曰大寶出納時承旨及尚瑞司官負與承傳內侍二人面相授受若無一人不許授受○丁亥以具州住兀狄哈上護軍金浦要麻為本處都萬戶斜地住兀良哈指揮林多乃為本處副萬戶甫兒河何多住兀良哈上護軍林時乙豆為本處都萬戶○日本國海賊大將藤源朝臣國重遣人來獻土物○己丑都體察使韓明澮馳啓即今江水解冰請放遣戍兵臣亦上京○三月庚寅朔 御勤政殿受朝賀○辛卯 傳于吏曹復田昫職○吏曹據成吉道都觀察使啓本啓富寧府舊為富居縣時差學長教訓自陞都護府年月已久至今因循不設教導邊鎮本無可任師表者其中雖或擇定自謂無官守不動其任人望亦輕請依啓本差教導勸學 從之○曆筭提調單字今革

習算局將學徒十八人屬算學重監十二人屬歷算學官重監
則可矣不可屬于學官歲在丁巳 世宗大王念曆法之未明
別設曆算所擇衣冠子弟年少聰敏者十人充之教訓勸勵之
方曲盡無遺故通算書曆經者相繼而出近年以來漸不如初
學官皆窺避不仕又無自願入屬者勢將不過數年無知算法
者矣今有提調各司若有計算之物則必令曆算學官治之或
經年未畢因此學官等不得專心習業且習算局學徒類皆各
司吏典去官人恥與同官宜送他司且近年以來勸課之法陵
夷訓導及學官多投仕他務請自今傳旨外除他務常仕本所
專治所業下吏曹議之吏曹啓當依所啓施行 從之○壬辰
都體察使從事官金壽寧賈推鞠義剛牧使許亨孫等啓本來
啓且曰韓明滄欲上來承諭不敢爾傳曰予亦欲見可即上來
壽寧遂辭傳曰壽寧不可去也承政院馳書召之○倭司直三甫
難洒文等來獻土物○癸巳禮曹啓古順興 昭憲王后胎室
古殷豐 文宗大王胎室石欄于及磚石差退請遣風水學官奉

審修葺傳曰何必別遣宜令都巡察使李克培奉審以啓○者
老以宰樞等宴于普濟院遣右副承旨盧思慎賁宣醞賜之
并賜樂○禮曹啓崇義殿副使王循禮今遭母喪若終三年則
其先代奉祀有闕按古制有以日易月之制有側室王子為所
生母服九月之制有為人後者為所生父母服期年之制當從
何制命下政府議之左贊成黃守身議曰依為人後者為所生父
母服例服闋前令其邑守致祭從之○韓朶里都萬戶馬金
波老等來獻土物○甲午都體察使韓明澮自平山來復命○
乙未日暈○上示彌牌事目於右議政韓明澮明澮啓曰都會
遠處諸邑慮有往來之弊請於農隙行之傳于承政院曰此是
重事不可弛緩但曾定都會何如其議于議政府領議政府事
申叔舟左議政權擘右議政韓明澮左贊成黃守身左參贊李
承孫等議每年自八月至翼年二月成給農月則停之預諭諸
邑知會分臺敬差等勿加遣就其官守令可任使者增定都會
都會中全羅道金堤官去全州至近而屬羅州諸邑道里遠近

更詳磨勘何如右贊成具致寬議都會加定依申叔舟等議既始則不可作輟請不計農月○丙申日暈○命罷圖畫院提舉崔涇職涇本安山郡盜夫之子少也隨其父告糶于官與羣兒戲用牛箠畫地作人物驢馬之狀頗有生氣村夫咸謂此兒以畫發迹者補圖畫院生徒精於其業屢蒙特叙畫真之職本限五品涇以其業善事權貴除圖畫院別坐例加通政自知人不詳世系謂其先衣冠之裔凡名相之姓崔者靡不攀援為族曰某於予第幾兄也第幾弟也恬不為愧其兄弟姊妹滯鄉曲者猶不立門戶常以丐乞自資涇每與人言論及其窘則曰崔士康大兄如此言之也其虛誇誣妄類此至是欲出田關以白其身司諫院駁議不署涇啓曰司諫院謂臣為畫佛人也不署田關上召知司諫李墀及涇教李墀曰爾輩以涇為畫佛人不署田關何耶墀啓曰本院以涇出自畫真故疑而不署耳畫佛之事臣未敢知也使問涇涇對曰臣往墀第問何故不署耳語曰同僚疑爾畫真出身故未署耳臣曰予雖業畫自世宗

命台圖畫以後著 御容佛像及人物耳非他畫負之比堦曰
諫院議汝畫佛故不署耳臣曰若果如此則臣當上達堦聞而
猶不署已四月矣畫佛之語吾丘史亦聞之矣今承政院鞫涇
丘史事竟不實 上曰予固謂諫院雖蘊於中不敢發此言也
固是虛事可退遂命罷涇職○戊戌 上親祭文昭殿○傳旨
司憲府曰禮葬都監判官柳涇治延昌尉安孟聃禮葬用石槨
隧道推鞫以啓時宗親駙馬權貴之家葬禮過度率用隧道石
槨 上惡之欲先正貴近故有是命○己亥御思政殿受常參
視事內宗親及領議政申叔舟工曹判書沈決戶曹判書曹錫
文中樞院副使魚孝瞻大司憲咸禹治禮曹參判金吉通吏曹
參議姜希孟司諫尹慈諸將承旨等入侍設酌命叔舟進酒因
論時事 上曰彌牌敬差御史等姑停之先以事目移牒諸道
諸邑使人民周知然待秋穀遣為便僉曰 上教允當○同副
承旨李繼孫啓豐儲倉奴盜本倉米三犯者二人罪 上曰三
犯明白乎繼孫歷啓所犯 上曰依所啓處死又啓內奴盜御

用甕椀數事者罪刑曹當以盜御庫財物處死 上曰何等甕
椀有標誌可驗歟刑曹判書李克堪啓臣取來驗之雖無標誌
可驗是御用也按以此律然情亦可矜若金銀重器則彼雖
不知律文其造意可增若此等器彼或不知盜者之至死也臣
始拿來彼恬然就執略不疑畏 上曰卿言果是宜以盜倉庫
錢糧律論克堪啓律不可改可特原之 上曰可杖二百刺字
俄而 上召世子命孝瞻進酒 上曰卿面浮瘡得無病乎孝
瞻啓臣伏地上氣耳臣固無病 上令免伏地仍教曰肩高面當
卑孝瞻每醉後兩肩高聳 時人稱為漁父 上以此戲之又
命世子進酒仍饋羣臣酒尹慈次當受酒 上曰汝是司諫尹
慈歟近日諫院因崔涇事必當疎動仍論涇誣妄之狀曰小人
之情狀如此予欲大懲只罷其職羣臣無有對者孝瞻請曰畫
工則賤隸也職限五品 世宗甚重安堅只授西班四品然亦
難之涇才不及堅而官至正三品以圖畫院別坐例加資級臣
於吏曹參議時痛憤之未敢啓達涇以工匠之賤敢與諫院抗焉

專恃職高 上曰知言甚當錢隸工匠寅緣顯達者多吾當制
之卿勿復言時孝瞻沉醉對不失辭 上曰孝瞻真樂只君子
子素知其為人可用為判書因謂孝瞻曰以汝為判書孝瞻即
拜謝 上問曰欲為何曹孝瞻啓命臣為判書則當服命人臣
安有自占之理搖頭瞑目不言 上大笑曰代朴元亨為吏曹
判書可也○辛丑臨瀛大君啓曰臣家羊為獸所咬必是虎
也 上親帥諸將幸仁王洞等處命駟之竟未見虎還宮○壬
寅司僕寺啓綠楊牧場馬四匹為虎所噬 上幸綠楊命行上
護軍趙得琳為左廂大將行護軍朴壽長為右廂大將合駟
五峯水落山獲虎日晡還宮○元良哈大護軍多伊乃等十人
來獻土物○癸卯以沈決判中樞院事洪允成仁山君魚孝瞻
吏曹判書朴元亨禮曹判書金礪工曹判書權愷中樞院副使
元孝然仁順府尹李孝長中樞院副使慶尚道都觀察使黃孝
源商山君全羅道都觀察使李克培廣陵君平安道都觀察使
○承政院奉旨馳書于京畿忠清全羅慶尚黃海平安道開城府

及諸道察訪曰偏車無牛馬之煩便於任載今送偏車各二除
道內路險諸邑外依樣造作興用○甲辰 傳旨吏曹曰自今
守令扁母年七十以上顯然抱病者許陪歸任所○乙巳 諭
咸吉道都觀察使康孝文曰近者道內多事卿久諳機務非卿
不可特留卿仍任卿知予意○丙午 幸昌德宮 御後苑命
左承旨李文炯賚酒殺牲賜成均館官及儒生又 賜隨駕宰
樞酒○丁未日暈○全羅道都觀察使黃孝源以親老辭職
命改差○蕪成均司成鄭守忠等率諸生詣闕奉箋謝恩箋曰
內臣鼎來特霑膏澤伴宮咸慶祗荷寵光拜賜以還飽德何已
伏念臣等學難語上材不逮中春服詠歸想高風於千載鹿鳴
燕樂叨大饗於一朝尊俎有輝師生相抃茲蓋伏遇 主上殿
下道懋稽古禮重養賢遂令瑣微獲蒙優渥臣等敢不激昂素
節砥礪丹心嘉與青衿載頌太平之既醉誓至黃髮益壽不朽
之斯文 命饋酒○江原道饑遣成均司藝李文煥賑救○戊
申咸吉道都節制使都事丘致峒來肅拜 上引見于華韞堂

與語 命於賓廳饋送○王世子出東郊觀放鷹 命右議政
韓明澮隨之兵曹啓侍衛及傘扇奉持人數 傳曰昔文宗之
為世子也攝政故特加儀仗有扇今宜去扇○先是後苑觀射
軍士有不能射者兵曹錄其姓名請罰之 傳曰將帥訓練時
有所不能者罰之可矣若予觀射豈可瑣瑣論罰○壬子 傳
于承政院曰讓寧大君子泰山予所憐恤者今方在喪何以表
予之情都承旨洪應啓泰山丁憂不受祿莫若特賜米穀以周
之若非喪者則爵祿寵榮之宜無不可 賜泰山米十五石○
癸丑 傳于承政院曰原從功臣微賤者自為功臣以後有棄
前妻改娶者事關綱常不可不罪其令忠翊司推劾以聞予亦有
聞之者若不窮推當重罪忠翊司官承政院啓宜令漢城府共
按之 從之○甲寅 傳旨禮曹曰內藏醫書或不秩或脫落
或字刑難於考閱今欲裒集校定唐本方書雖不秩並皆進上
凡書籍多在文獻世家如有秘惜不出非體予意者校定後給
還或論賞如願雖至閭巷小民廣行知會并諭諸道觀察使

傳曰徑國大典刑典僧人推劾條云僧人雖犯重罪京外官責
付族親隣里人啓聞後囚禁推劾既曰雖犯重罪則輕罪已在
其中且責付時亦當取招據其辭以啓今京外官吏等誤解此
條僧人犯輕罪者專釋不啓其於責付啓聞時亦不取招以啓
自今更詳審施行仍命以此諭京外○御札下吏兵曹曰國
之常病在不得人耳不得之病多由年少地微不由不知賢否
也人之早晚在才豈可循資例轍賢愚同塗然則人主用人致
治亦當使有司考其前例無為而仰成耳焉有治亂昭暗之稱
予所常病者此也而未能遍與諸臣共事故不能詳知故不能
早用顯達故受任而無威望事事顧慮必誤事雖其身之不
能實因用之待之者致也大抵晝無無日夜無無月夏無無雨
冬無無雪邃古以來皆然何獨於人古賢而今愚明識之則無
古今卿等予之股肱予所恃信者不計賢者之不為徒守小人
之末節甚乖舉爾所知之義可於即日錄啓所知予擇而試用之
○以金處義知中樞院事李孝智中樞院副使黃孝源商山君

權愷福川君朴仲善兵曹參議宋文琳行僉知中樞院事全羅道都觀察使李堦司諫院司諫大夫○命何城尉鄭顯祖訪問可居家舍一區以給敬惠公主○傳曰京外讞獄撮其宗旨當其裁決慮或差誤其令刑曹判書李克堪禮曹判書朴元亨會于承政院擬議立為條例克堪等啓曾立條章更無可議○上問承政院曰元敬王后閔氏族中誰為主者本院以掌令閔奎啓即 召奎曰汝以 元敬王后族親不薦族中之可仕者甚非也今可薦之奎啓曰皆以逆兒受職唯閔轟以罪人之後未得授職 命饋奎○乙卯日暈○丙辰 傳曰造紙所外方恒貢之楮皆上等白楮也何無中下等楮且諸邑所貢白紙用之何處其令司憲府推劾造紙所官吏及戶曹當該官吏以聞○戊午日暈○左議政權學中樞院使崔恒行僉知中樞院事梁誠之攷實錄於春 秋館命桂陽君璲往賜酒樂節花 御批曰賜元勳酒樂花卿欲考書終日子能令不得考一字仍賜御製詩詩曰確強何求太畜外俗文浩積何足數元勳適與羣

臣聚本有泉源又霑雨祈然縱孟當盛春頽賞瓶花不有愈大

內錄名也

擊與恒誠之等皆和進○夏四月庚申朔傳于承政院

曰軍令不可弛緩將於明日親閱何處為可承政院啓慕華館

為可然近日上體未寧請加調攝傳曰可命將往閱○兵

曹啓諸衛醫負二請依六曹醫負例本曹與都鎮撫褒貶五考

三上者加資從之○辛酉命還率判中樞院事金鉤科田初

鉤坐罪收告身並收其田至是因其妻上言還之○命右議政韓

明澮為主將習陣于慕華館○壬戌傳旨兵曹曰今後習陣

時軍士以入直不參者亦給習陣仕○癸亥執義州牧使許亨

孫判官吳湘等以來囚于義禁府○甲子以仁山君洪允成為

世子左賓客宣炯仁壽府尹李施愛判會寧府尹○丙寅作佛

事于舍元殿○日本國肥前州平戶前寓鎮肥州太守源義遣

人來獻土物○戊辰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召判書以上

入侍上曰予近日暫因感冒未見宰相久矣今日始見仍命

設酌召王世子進酒平安道都觀察使李克培辭引見命

進酒因與宗親宰樞從容談話良久乃罷。命刑曹判書李克
堪賚酒桀往餞克培夕。御忠順堂觀燈宗親宰樞侍。○庚午
日暈。○上與中宮。御忠政殿設宴內宗親親功臣等及領中
樞院事沈澮判中樞院事尹士盼右叅贊成奉祖判漢城府事
李石亨行護軍閔發承旨等侍。命王世子出侍。上語左傳
無棄荝萃之句左議政權學備誦其語。上悅賜鞍子一面從
容歡合日晡乃罷。○命前成均直講俞希益復仕于成均館希
益精於經學無故解任右贊成具致寬啓請叙用教授諸生故
有是。命○壬申成吉道都節制使康純馳啓汝羅豆來告曾與
速魯帖木兒約婚輸聘財其女今上京請還給又林大伊時乃
等請受奴子之逃來於此者以其奴子易彼處擄去人口以來
何以處之回諭純曰林大伊時乃等要欲還受奴子等自叙功
勞卿諭以刷還之功還給為可且汝羅豆亦言其子成婚事答
曰汝子上來娶之孰有阻者。○甲戌。命王世子於慶會樓下
講成均儒生書領議政申叔舟仁山君洪允成禮曹判書朴元

亨中樞院事崔恒吏曹判書魚孝瞻中樞院副使宋處實禮曹
參判金吉通戶曹參判任元濬行僉知中樞院事李邊行護軍
曹變安承旨等侍講○日本國肥前州上松浦佐志源次郎遣
人來獻土物○司憲府據全羅道觀察使關啓法聖浦萬戶金
仲孫放散船軍多收米布或給妾妓或輸本家情迹已著仲孫
謀免不服及其更効自知其罪逃匿不現請令搜捕更訊其已
現米布徵諸本家錄會計 從之○乙亥日有兩珥○韋慕華
館親閱觀兼司僕等甲乙搶遂幸舊邸日暮還宮○司憲府啓
別侍衛吳泳不顧正妻嬖妓妾駕紅鸞紊亂綱常律應杖九十
改正 從之○丁丑司憲府啓工曹正郎鄭崇祖世子參軍沈
貞源無故棄妻問之則皆曰父母以不合婦道黜之然未詳其
由安有夫不知其妻之非請依訟者例推効 從之○御華韓
堂召河東府院君鄭麟趾右副承旨盧思慎等設酌先是繕工
提調黃孝源金漑營建貞嬪宮過制 上譴責之至是來謝
上引見曰向者卿等造世子宮太侈予以為不可即命改之卿

等何不體予意敢爾尚侈宮闕尚宜從儉况如嬪官乎大抵人
 之福祿有數而財力專出於民尚侈必至於財匱財匱必傷其
 民卿等何不思之甚也 上與麟趾講論經史又尚論古昔人
 主治亂得失仍論儒釋之道 上謂思慎曰司憲府請鄭崇祖
 沈貞源棄妻之罪然崇祖妻則其父麟趾以不合婦道出之貞
 源妻則其父沈決嘗言於予曰婦有不可狀故出之一家之政
 父之所擅父不可其婦而出之非子之罪也汝傳於憲府令勿
 鞫麟趾啟曰子崇祖妻不遜臣令離異 上笑曰雖有絲麻無
 棄管諭然以舅去婦何禁之有○戊寅司憲掌令閔奎將本府
 議啟曰鄭崇祖沈貞源不斥言其妻罪惡只言其父黜之請
 問麟趾決 傳曰其父母既以不合婦道出之又何更問况決
 既啟於予而出之不可以子婦之故問於其父其勿言奎又啟若
 婦有大過則當罪其婦若無大過則出之者非義請推鞫歸一
 不允○日本國對馬州關處鎮守秦盛幸遣人來獻土物○
 已卯 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 召都承旨洪應曰司憲府劾

鄭崇祖罪甚不可夫婦之間隱微難知而麟趾言於子曰彼婦
率居七八年不順教戒終無可化之理故出之麟趾勲舊大臣
不可不信其言孔子大聖也而出子思之母當時不以為非且古
云淫去妬去多言去夫疾妬婦人之常情猶且去之崇祖之事
類此婦若有大過顯著則推而問之可也以未形之事而推之
未可應對曰果如 上教未形之事固不可問也○司憲府啓
鄭崇祖沈貞源之事係開綱常不可不劾麟趾決必商量大義
固無曖昧之事倘一以父母所為置而不問則後之欲出妻者
必多效尤婦有過惡當推而罪之不可置而不問再三請之不
允○庚辰司憲府固請鄭崇祖沈貞源之事 命因憲府官
吏于義禁府鞠之○辛巳命刑曹參判徐居正裒集 太祖太
宗世宗文宗御製詩文仍令春秋館攷實錄○漢城府尹奉朝
請閱大生居南陽府 上嘗令京畿觀察使慰宴大生詣闕謝
恩 上與中宮御思政殿引見賜酒令內女抱元孫出視大生即
元孫外舅韓明澮之妻父也○壬申 命罷司憲府官吏職○

以鄭種同知中樞院事慶尚左道都節制使李蒙哥中樞院副
使柳子煥司憲府大司憲閔大生中樞院副使金壽寧執義禹
繼蕃慎承善掌令許琮守持平薛繼祖慶尚右道處置使○癸
未開城府衍福寺僧進舍利開視之則乃粟米也 命召其僧
則已亡去矣○甲申 御勤政門受朝咨 御思政殿內宗親

諸將兼司僕承旨等入侍設酌 命放司憲府官吏○先是前
順安縣監康輻棄前妻娶高敬止女又棄之司憲府以輻無故
再棄嫡妻推劾領議政申叔舟等議啓康輻棄妻固有罪焉然
高氏為輻妻十餘年隨輻歸順安及輻遭母喪同歸平壤本家
侵逼輻求棄自脫喪麻吉服上京聞有喪室朝士輒求為配喧
傳都下終歸李俊生其背夫之罪已著捨此不問獨罪輻大乖
事體夫君臣父子夫婦其義一也婦而背夫三綱毀矣請下義
禁府窮推大懲 從之○傳于戶曹曰自今諸司雜物出納帖
字關字備三負成置以為恒式○丙戌咸吉道都節制使康純
馳啓前者承政院奉旨諭以投化野人浪將家老妻金波乙大

女子付之族親上送臣即使人招將家老妻及父丐老哈問其情願將家老妻阿羅時告云上京見夫固所願也但彼我父母俱在又當農時上京為難未得上送○日本國對馬州平茂持來獻土物○戊子 傳曰康韞之妻既受棄別之文其毋嫁與李俊生固滌背夫可置勿問但棄別已久其初何自而幾乎無乃憲府風聞舉劾乎其 召憲府官問之持平金利用啓臣等聞而劾之風聞公事法不當行但此事係關綱常不可不劾又問誰先發言利用曰前掌令閔奎發之 命召奎問之○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庚寅 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王世子與臨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龜城君浚銀山副正徹左議政權擘南陽府院君洪達孫右贊成具致寬仁山君洪允成戶曹判書曹錫文行僉知中樞院事金漑吏曹判書魚孝瞻開城君崔濡及承旨等入侍設酌忠勳府堂上左贊成黃守身密山君朴仲孫來請仲月宴召入謂曰端午日於薰華館設擘進夾註陽村應製詩因歷

叙祖父勲舊世係 上曰社稷之臣何如人也擊曰社稷之臣
臣亦無讓 上笑謂璆曰擊自誇也以社稷之臣自任也○辛
卯日本國對馬州平朝臣宗彥九郎貞秀薩州伊集院寓錄寓
州大守藤熙久各遣人來獻土物○謝恩使柳子煥田稼生回
自大明○壬辰翼峴君璉率輟朝市二日賻米豆并各一百石
紙二百卷白苧布十匹白綿布十匹正布六十匹石灰六十石
謚忠成危身奉上忠佐相克終成璉 世宗後宮慎嬪金氏之
子性豪逸強敢善伺候人意與佐翼功臣 上頗重之與兄桂
陽君璉交結狎邪人倉使尹塢前縣監成繼曾等為酒徒夜則
會於閭閻小家招集倡妓羣飲因而成病消瘦委頓至是嘔血
而卒 上悲璉之忽死曰是皆桂陽之咎也義昌以酒亡翼峴亦
以酒亡勸哉○禮曹據進士金彥辛等上言啓申碩敦自丙子
年教授子弟受業成名者頗多請依劉思德等例授軍職 從
之○癸巳僧智清詣承政院告曰昨夜宿鍾樓南水閣有不記
名人就我密言曰有一感慨事問之答曰吾妻主李氏嘗與吾

言曰汝妻狂妄之言汝勿信之出問於妻曰汝主何故謂汝為
狂妄乎荅曰吾主父及同生等謀逆吾聞之主恐洩於汝故戒
爾勿聽其後離妻出寓茶房洞車貴生家得病聞鎮撫率軍士
尋我去處將殺之僧聞此敢與俱來承政院問之荅曰我開城
府牌屬李明也嘗為工曹參判李延孫女家婢夫病深失魂所
與僧言都不記憶承政院以啓命右副承旨盧思慎更覈之李
明荅如智清所告命義禁府拿延孫及子膺以來 上御華鞞
堂召領議政申叔舟右議政韓明澮仁山君洪允成左承旨李
文炯及思慎等設酌令文炯更問之李明多變辭文炯將啓
上酒酣命皆出文炯因罷回家俄而召文炯右承旨金謙光入
見 上曰文炯受大事未畢而去甚不可命罷職令謙光分囚
延孫及子膺于義禁府○甲午傳曰昨日李文炯更鞠李明而
不啓其問之承政院啓文炯按問將啓命出去故去雖不問文
炯臣等所知傳曰然則文炯無罪其速召還○領議政申叔舟
右議政韓明澮右贊成具致寬禮曹判書朴元亨中樞院事尹

士斫刑曹判書李克堪等請鞫李延孫等傳曰李明初問時答以不與僧言更問則答以初來時不見皆僧今病間更省之則略無與僧言者以此觀之虛事甚明其放延孫等但李明云鎮撫率軍士將尋我殺之之語則可問於其督鎮撫邊孝同及車貴生叔舟等啓李明變辭不知何心請更按問歸一後放延孫傳曰李明既曰不與僧言今雖言之何以取實可即放之仍命叔舟等更鞫李明答曰妻梅花與我言曰主李氏與其父延孫等行幸還宮時謀欲為逆復曰妻至李氏受全羅道漕稅領船鄭末終穀四十餘石以梅花嫁與末終而黜我我欲報復而若此言又曰彼僧誘我使言此事反覆變說竟莫歸一傳曰放邊孝同鞫李明妻梅花即問之梅花曰李明與我言曰汝主使我粧屋而不許雇直奪汝改嫁當報以不測之害更招李明與梅花面質兩人所言變詐不一叔舟等啓兩人言端不一且兩俱有病未即拷訊請下義禁府推問歸一從之○乙未御思政殿受常祭視事召都承旨洪應曰常祭再拜中朝禮乎應對曰

中朝之制臣未敢知意謂常參每日事故其禮從簡而然也
上曰凡再拜同列相見之禮為至尊安有再拜之禮乎世宗
朝常參之禮至簡軍士且不待衛自今行四拜禮軍士持形名
入侍亦備鼓吹可也但工人不過二十人僅備樂器而已設樂
非為好事朝儀宜肅爾○丙申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始設樂
行四拜禮領議政申叔舟南陽府院君洪達孫右贊成具致寬
禮曹判書朴元亨中樞院使崔恒刑曹判書李克堪兵曹參議
朴仲善承旨等八侍設酌召叔舟曰代納貢物朝士猶且不為
國家為之甚為不可四大院幹事僧侵漁百姓守令徒以國家
護恤僧人莫敢誰何不從民願勒令代納是國家自為不義也
若洪濟院濟川亭乃明使來往遊觀之處不可廢也餘欲罷之
然不可以僧之故遂即停止其諭此意於諸邑守令叔舟啓僧
人等請托官吏凡代納之物增數分定及收價之時橫行科斂
倍徵其直今後凡代納之物一從民願官自收直以給僧人
上曰可命克堪進酒謂曰世子時方弱齡決諸東方則東流決

諸西方則西流教養不可不至茲特學問弓矢亦可習也故令
學射○傳旨刑曹曰採訪守令緩於捕鵠者功臣子孫堂上官
則杖一百收贖三登縣監柳仲發殷山縣監李孝全及人吏等
決杖一百其餘輕犯並勿論○傳旨漢城府曰才人白丁等多
逃離本鄉來寓京中盜賊漸盛其速推刷○己亥幸壯義洞新
亭觀射○庚子幸慕華館觀射○癸卯 御華韓堂講成均儒生
林孝乾等經書中樞院副使閔大生辭還 上引見謂曰當初
除職本欲慰之韓明澮言卿欲退休予從卿意 命進酒○命永
膺大君琰都承旨洪應前尚州牧使金守溫等譯明皇誠鑑歌
詞○甲辰又命中樞院使崔恒藝文提學李承召直藝文館李
永垠成均博士朴始亨等譯明皇誠鑑歌詞○大司憲柳子
煥以繼母在南原有疾辭職歸視命給驛○日本國筑前州太宰
府都督司馬小卿藤源朝臣教賴畿內攝津州兵庫津平方民
部尉忠吉各遣人來獻土物○乙巳 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都
承旨洪應啓近者成衆官等勤勞從事呈都目未遷沉滯者多令

吏曹磨勘或於守令或於京官隨宜叙用上曰成衆官等沈
滯未叙者幾何予欲悉叙其議以啓應啓今成衆官等一年去
官者二十一人雖不盡叙請減半叙用從之○丙午御思政
殿受常參視事內宗親及蓬原府院君鄭昌孫右贊成具致寬
中樞院使崔恒戶曹判書曹錫文兵曹判書尹子雲江城君奉
石柱禮曹參判金吉通行大護軍洪益生承旨等入侍同副承
旨李繼孫啓平安道咸從縣強盜吳莫松朴止生等獄上謂
昌孫曰此人等雖已服招然贓物未現且杖下取招可疑分首
從量遠邇徙居何如昌孫對曰此人等贓物雖未現因鄉人密告
掩捕得情必里中素所切齒者也萬無誣服之理且今盜賊盛
臣聞豐壤有一民家頗富實近為強盜所剽掠欲告之則守令
考其贓物有無輒放遣故畏其中毒不敢技因此一里盡為丘
墟且揚州抱川兩邑間路非論石乃強盜窟穴咸吉道往來者
至此必見劫奪都城之側如此作亂古所未聞凡干強盜雖無
贓物不宜輕赦致寬曰若不考贓物斷以大刑則恐濫及無辜

然今莫松等拷訊纔一二次即便承服與密告合似無可疑上
然之命斬魁首莫松止生等其餘黨六人徙居于江原道又以
李明誣告妻主情理切害命斬之○丁未御華韡堂與內宗親
射侯○召左承旨李文炯校明皇誠鑑歌詞○令闕內諸色供
役者分左右採金於漢江濱有私奴安智者雇役先得金如茄
子裡者九枚以進命除司鑰○戊申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召
右議政韓明澮領中樞院事沈澮禮曹判書朴元亨知中樞院
事金處義刑曹參判徐居正兵曹參議朴仲善承旨及兼司僕
等設酌命 王世子出侍 上謂明澮曰予近者病愈後不事
弓矢昨日暫射矢道平直若更調保必勝於前日○義禁府啓
賊殺擄人畜許亨孫吳湘等不力戰奔潰律應斬大典內堂上
官以上犯死罪者賜死亨孫宜賜死命各減一等充平安道昌
城郡軍○己酉軍資監大倉成先是國家畜積甚多倉廩不能
容命於軍資監前撤去人家分左右營造大倉戶曹判書曹錫
文行僉知中樞院事金澌商山君黃孝源行護軍姜老等董

其事至是告成○庚戌禮曹啓醫書習讀官及醫女勸懲條件
一醫書習讀官三十人分三番三日相遶常仕內醫院凡考方
書視病診候等事一如內醫真與醫監提調及本曹堂上依成
均館月講例每月坐典醫監講所讀諸書通不通置簿遞兒受
職時考其畫數叙用三醫司有闕則不計遞兒填差其中卓異
者除顯官不通最多懶慢現著者收告身定醫司使令考其畫
數還許本任一醫女惠民局提調每月講所讀書及曾讀書通
不通置簿每月畫多者三人開寫啓聞給月料其中三不通者
定惠民局茶母滿三略以上還許本任 從之○辛亥成衆官
等以去官呈都目沈滯未叙上言乞受監察佐郎華街職吏曹
啓監察則蔭及其後須考世系及痕咎有無不可以影職除授
請授都官佐郎承政院啓官爵不可自占請勿聽 傳曰非真
佐郎乃其影也無妨也遂 允下然竟不除授○傳旨刑曹曰
經國大典刑典僧人推劾條節該僧人雖犯重罪京外官責付
鄰里族親人啓聞後囚禁推劾因此京外官吏凡僧人大小所

犯伴若不知不用意檢劾雖犯殺盜淫盜殺則情迹易現淫事則曖昧難明故率皆置而勿論禁網日疎僧徒不畏國令恣行無忌漸不可長自今中外僧人對妻情狀明白者切隣人及管領里正隨即告官其容隱不告者官吏知而不劾者並以違制律論如或誣告則加凡人誣告罪一等論○壬子義禁府啓許亨孫麾下旅帥隊正等獨不加罪則無以戒後請并罪之命議於右議政韓明澮明澮啓杖一百贖徒三年為可承政院啓旅帥隊正等本為守令所指揮未能擅便行事且皆貧窮之人若贖徒三年則雖竭財產未能充償困苦難堪宜只杖一百免贖傳曰可○傳旨禮曹曰禁公處用酒時有旱氣故有是命夕始雨○全羅道敬差官丘致峒得回回青於康津以進○癸丑遣副知司譯院事張自學管押被擄逃來漢人弓剛等三名口解赴遼東○甲寅右議政仍令致仕李仁孫得病命諭其子平安道都觀察使李克培上來相見○丙辰御華韓堂設酌射侯臨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桂陽君璿永順君溥龜城君浚

銀山副正徹河城尉鄭纘祖鈴川府院君尹師路右議政韓明
澗仁山君洪允成戶曹判書曹錫文文城君柳洙承旨等入侍
日晡乃罷○謝恩使梅佑等回自大明○丁巳判軍器監事黃
脊啓昨夜盜竊本監銃筒六百餘柄請索之命部將率軍士搜
索鑰銅匠家○戊午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內宗親及蓬原府
院君鄭昌孫領議政申叔舟判中樞院事沈決工曹判書金礪
行僉知中樞院事金漑吏曹判書魚孝瞻開城君崔濡兵曹判
書尹子雲行僉知中樞院事梁誠之行護軍洪益生禮曹參判
金吉通漢城府尹李墅及承旨等入侍設酌部將文碩漢捕得
竊銃筒者以啓命同副承旨李繼孫往刑曹鞫之上曰

世宗朝嘗獻白鴈今當獻白雉誰可賫進者叔舟薦講隸官魯
參命遣之上曰諸學不可不精雖至醫筭雜學皆不可不
精叔舟啓今之雜學者皆不務精其業但務受職僅備試才而
已甚為不可諸學之輩雖未能皆通其業其中二三人能通則
亦足矣上曰然上問談之曰書冊考校幾何談之曰已畢

上曰在 世宗朝書籍散亂今雖整齊藏之以備考閱誠之
遂進書其書曰竊觀歷代書籍或藏於名山或藏於秘閣所以
備遺失而傳永久也前朝肅宗始藏經籍其圖書之文一曰高
麗國十四葉辛巳歲御藏書大宋建中靖國元年大遼乾統九
年一曰高麗國御藏書自肅宗朝至今六百六十三年印文如
昨文獻可考今內藏萬卷書多其時所藏而傳之者乞今藏書
後面圖書稱朝鮮國第六代癸未歲御藏書本朝九年大明天
順七年以真字書之前面圖書稱朝鮮國 御藏書以篆字書
之遍著諸冊昭示萬世或依新羅及前朝盛時例別建年號以
為標識臣又竊觀君上御筆與雲漢同其昭回與奎壁同其粲
爛萬世臣子所當尊閣而寶藏者也宋朝聖製例皆建閣而藏
之設官以掌之太宗曰龍圖閣真宗曰天章閣仁宗曰寶文閣
神宗曰顯謨閣哲宗曰徽猷閣高宗曰煥章閣孝宗曰華文閣
皆置學士待制直閣等官乞今臣等勘進 御製詩文奉安于
麟趾堂東別室名曰奎章閣又諸書所藏內閣名曰秘書閣皆

置大提學提學直閣應教等官堂上以他官帶之郎廳以藝文
祿官兼差俾掌出納 上命出本國地圖示叔舟及誠之令於議
政府修撰仍 命誠之進酒叔舟啓誠之自少強記地理其在
集賢殿當仕罷時書其舊所思一字於掌上到家盡考諸書以
觀之古云無求備于一人若使羣臣各進所長則國家庶事焉
有不濟 上曰諸宰樞皆聽予言誠之之事良是凡人於學不
為則已為則必須如是予亦嘗書一字而推類行之者頗多誠
之書掌刻慮非偶然也 上召王世子陞御榻謂世子曰心之
初發最為切處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不可不謹
其功夫實在爾躬○六月己未朔○庚申中樞院副使高得中
濟州人曾告暇往濟州及還遭風未知所泊其子奉禮郎澤請
往尋覓 命給驛又馳書于全羅忠清慶尚道觀察使令於公
海搜索○上召右議政韓明澮承旨等於交泰殿設酌謂明澮
曰都承旨左右承旨皆當遠之以都承旨洪應為吏曹參判右
承旨金謙光為平安道觀察使應等下庭謝恩 上戲謂應曰

今日觀其色已是淒涼應俯伏未敢起。上命進酒謂曰卿小心奉公可為宰輔者也。予豈妨賢哉。謂謙光曰卿出入平安道久諳情狀故授之。○傳旨義禁府曰軍器監官吏等不謹守銃筒被盜至六百三十八柄其推鞫以啓。○辛酉以李克培為廣陵君洪應吏曹參判李文炯刑曹參判韓繼禧徐居正中樞院副使李永肩吏曹參議姜希孟禮曹參議盧思慎都承旨尹欽左承旨尹岑右承旨李繼孫左副承旨崔善復右副承旨金壽寧同副承旨朴健順僉知中樞院事金謙光平安道都觀察使金慶智全羅道處置使。○壬戌傳曰昨日受職者肅拜單字過時不啓是必李得守中間留滯也。且凡啓達公事照數入啓已有傳教今問之則答曰未聞傳教。又問於曹典言亦答以未聞實非不聞欲庇得守為此言耳。遂傳旨義禁府曰出納公事依式計數且下問未答公事每三日具由啓達事已曾立法承傳內侍李得守廢閣不遵啓字印擅自佩持不揀已啓未啓隨意著下凡肅拜人不啓而答以已啓推鞫以啓。命罷得守職還

仕○癸亥戶曹啓大典內留守府收大都護府屯田各二十結
都護府郡十六結縣十二結節制使處置使營二十結僉節制
使都萬戶營十五結萬戶營十結非准公須衙祿至於官廨修
葺使客支待軍官供給兵器什物等項一應調度及民間未備
貢物皆用屯田所出補之詳定之意至矣守令萬戶等不顧大
體或私相贈與或相換易公田日縮用度不足請令諸道觀察
使籍諸邑諸營屯田結負數及字號四標一件本曹一件觀察
使營一件本邑藏之其濫給土田推刷還屬續現田每三年一
次錄續案上送其濫給相換田匿不以告者勿論赦前後罷黜
從之○乙丑義禁府啓康輻妻高氏不服請拷訊 上曰義禁
府偏憎高氏不虛心聽理此最不可左副承旨李繼孫曰高強
其夫取棄今詭言爲輻所棄當高之上京也輻遣奴馬護行又
請於站路使館之非輻棄高明矣須拷訊得情故請訊 上曰
輻亦與有罪焉夫婦誚語遽云棄我常事也豈容輕許休棄耶
可以當時所劾照律李俊生亦有罪乎繼孫曰妻沒未再周便

娶他妻惡得無罪 上曰可并照律○命召右議政韓明滄戶
曹判書曹錫文監建壯義寺水陸舍以禮賓寺尹金達全軍資
直長閔懋為監役官○吏曹啓曰前者以沈殿庫別坐成忠達
為司憲監察今更參詳未經實職請改之 允之○丁卯 上
與中宮牽世子宮 還御華韓堂召行上護軍金守溫都承旨
盧思慎吏曹參議姜希孟等 賜酒歡甚○戊辰 上御華韓
堂召吏曹參判洪應刑曹參判李文炯行上護軍金守溫都承
旨盧思慎行護軍曹變安判事李坡等設酌○傳旨吏曹曰凡
關除授雜職例必受點至於僧職獨不受點不可自今受點
○己巳工曹參判李延孫卒延孫性剛直武舉出身累遷至參
判以其妻中宮姊也○庚午知刑曹事崔士老啓曰本司據訟
者狀告及兩家文契聽斷取招之際自有曲直其曲者臨決欲
使官吏眩於是詐飾詐追呈者甚多臣不受追呈唯訴冤單字
則或受之今吏曹拿本司衙前而詰之曰汝司何不受追呈狀
告以訴冤單字為決耶將具辭取招而止仍移牒本司問不受

追呈之故夫吏曹考都官決等之數猶或可矣追呈狀告聽理與否則非吏曹所知且吏曹判書魚孝瞻乃本司訟者移牒如是臣以決事之官不可覲然就職請避嫌正郎朴輝柳自瀆鄭垠佐郎金春卿亦啓曰本司九公事非堂上獨斷堂上及郎官完議施行故臣等亦避嫌 傳曰孝瞻亦署關乎士老等曰三堂上皆署 傳曰不受追呈無乃可乎左副承旨李繼孫啓曰凡訟事元呈已盡其所未盡則彼此辨訟隨即取招何用追呈若受追呈則徒為文煩而已 傳曰訟者利於追呈者欲使淹延謀沮國家正議安可一一聽受乎其勿避嫌且自今勿受追呈 命召吏曹郎官責之○淨業院住持尼僧海敏啓曰強盜二十餘人到京畿高陽淨水庵劫奪僧人衣服雜物縱火發射僧人等亦射之賊一人中箭而死四名中箭而逃請發軍士搜捕即 命宣傳官部將鎮撫等各率軍士二十分往東西江城山津寬寺高陽縣等處搜捕又令漢城府及高陽搜捕○辛未吏曹判書魚孝瞻上書辭職其書曰竊念臣性直才疎世棄人

憎曾無友援於朝特蒙謬知擢置六卿之列臣感 聖恩之罔
極報効無路但欲小心奉職庶酬萬一迺聞都官官吏比來不
受訟者追呈狀告專用單字聽訟臣意以為追呈受理此固聽
訟各衙門自古通例也且聽訟之際官吏有誤入者訟者有理
屈而言強者有理直而辭弱難以言語相勝者當此之時不得
不追呈而自明也却追呈而用單字者蓋追呈則其狀告必置
訟牒中難以已意用捨單字則不置訟牒之中而專以已意用
捨之此其懶於聽訟厭追呈而喜單字者也不然則其追呈與
單字煩簡奚擇焉元告彼論對訟則言強者必勝雖理直而辭
弱者必不勝不勝則官吏以為不勝者必理曲遂抑勒取招而
決之若然則銜冤抱屈者安有得伸之理乎故臣特欲啓達移
文相考此無他考察官吏勤慢吏曹之職也移文相考非避嫌
之事而都官激怒避嫌者欲以害於臣也遂詬臣曰以訟者而
責都官又曰考勤慢可也而論是非非也臣使伴人代訟都官
臣誠有之然彼我之勝負未形又無追呈之事臣有何恨而責

都官乎且論都官不受追呈之祿者非欲論其是非乃所以考勤慢也臣以考察之任居一司之長無可避之形而避嫌誠未逆料此臣愚直急於奉職之致然也更無他心顧念臣以不肖濫居政曹不厭人望謗議橫生豈宜覲面安處以累名器乎伏望聖鑑垂察解臣職事代以賢者公道幸甚 上不允曰吏曹摠治百官檢舉都官亦其任也其勿避嫌○先是京畿左道察訪金理到兵曹判書尹子雲第犯奔競之禁司憲府遂劾其罪曰濫乘驛騎到京又奔競於執政大臣之家俱為不當理曰察訪本乘驛馬因而入京古例皆然况今亦隨觀察使而來且往尹子雲第者以諸驛日守定軍役故恐其驛路彫殘而歸告事由耳非私事也遂拒不服司憲府以啓 傳曰承政院以為何如承政院啓曰察訪乘驛馬入京例事也但凡外官入京則必肅拜今不肅拜故憲府以私行論之且理往子雲第其因公與否無迹可考但右議政韓明澮謂臣等曰比來驛路彫弊詎宇頽圯理盡心修廢驛路重新○壬申京畿都觀察使金從舜馳啓

本道諸邑強盜興行請發京中軍士搜捕 命宣傳官邊靖往
京畿揚州廣州楊根砥平川寧江原道原州橫城洪川等處部
將黃起崐往豐德長湍坡州等處搜捕○內官李得守承 命
拷訊內女傷肌 上慮刑杖不如法 命宣傳官等往取刑曹
司憲府義禁府笞杖以來令承政院審之○癸酉日暈○忠請
道泰安郡進麥穗三歧者二本二歧者五本○上與中宮設宴
于世子宮東丘宗親宰樞侍○慶尚道梁山郡通度寺住持德
寬與郡事羅裕善進分身舍利議政府上箋稱賀 下教赦強
竊盜外罪○丙子 上與中宮幸淨業院舍利分身隨 駕諸
臣行賀禮下 教赦強竊盜外罪○丁丑 御序賢亭觀射○
戊寅 御序賢亭射侯親功臣等侍 賜鹿皮各一張又 賜
蓬原府院君鄭昌孫右議政韓明澮狸皮座子各一事○成均
館儒生崔有淑進舍利三枚曰忠清道報恩縣俗離寺住僧惠
登死舍利分身并頭骨以進史臣曰謹按 世宗朝成均生貞
李永山等上疏極言異端之害今崔有淑乃進舍利學徒所為

相及若矛盾何也嗚呼於此足以見人之干世利也如是夫○
已卯遣內侍府事李存于忠清道忠州工曹佐郎權佖于京畿
揚根監督採金○日本國關西路肥築通守菊池藤源朝臣為
邦西海道肥前州上松浦神田能登守源德對馬州太守宗成
職對馬州宗信濃守盛家各遣人來獻土物○庚辰時寶城卿
容為都鎮撫居平正復進禮正衡為衛將司諫院正言崔漢良
將本院議啟曰宗親不可典兵又康輻妻事雖在赦前不可置
上怒即命下義禁府俄而 召還令都承旨盧思慎問漢良曰
進言於君當審思可否汝其審思未耶漢良曰思之已審 上
曰康輻妻事未畢汝何言也漢良曰臣未知也 上曰既曰不
知何以遽啟且已頒赦又復摘此而罪之可乎宗親又何以為
不可任事漢良曰按續典尊位重祿不任以事夫任宗親或有
罪過罪之則傷恩不罪則廢法所以不可任也 上曰六典科
條予所變更者多汝何不一言獨言此乎不任宗親古人有不
取者又有功臣不可任事之說功親一般今也自申叔舟以下

盡棄而勿用乎漢良無以對 上曰善諫者深思熟慮使言必
聽計必從身獲安榮君享令名民保而國治不善諫者反是豎
儒輩專務釣名每有大政輕率輒言是何足與議大事予患此
風久當且悉革乃已遂問漢良曰誰先發言漢良啓曰臣與司
諫李堦知司諫李堦共議即 命收堦堦漢良告身 上謂左
右曰人主言動當如青天白日皎然皆知汝等職帶春秋可悉
書此○辛巳義禁府請拷訊昌原府使權有順初獄吏捕之甚
急有順逃匿其妻金氏疑有順罪重語其子曰近日亂臣妻妾
分付功臣之家恬然就役或為下妾或轉嫁他人吾安敢忍為
此事耶獄卒嚴索有順婢僕四散遂縊而死時人傷之自癸酉
丙子以來豪門巨族為亂臣妻者多屬功臣婢子無一死節反
罵其夫爭為媚悅丙子之亂朴大年之妻尹氏海平巨族也初
大年在獄以脛血作書付獄卒授之曰願勿相忘母為人汚尹
稍識字復書曰有如皎日後為功臣奉石柱婢石柱見其貌悅
之劫以威勢挑以羨辭尹肯諾石柱使人邀之尹作媚語曰所

騎非駿不歸石柱改其騎以迎之石柱語尹曰爾尚念血書乎
尹曰余已忘之矣勿復言尹令孫之妻權氏為功臣朴董婢董
私之權早起董問其故權曰恐為女上典所噴耳成三顧之妻
金氏與隣人翰林金首孫通焉恣行無忌閔伸之女安扔妻也
名不在籍沒之列扔以伸緣坐安置於外閔獨居松山里盡賣
田宅奴婢潛與其隣鄉校生相通扔通書棄別淫放自恣無所
忌獨高陽吏李植培妻其夫以縣監高德稱兵房吏伏誅及其
子緣坐處死遂具糲飯一器奠於植培屍前曰吾所忍死者為
此子也余已死矣吾何所依遂上墓木繼而死云史臣論曰予
之於父臣之於君妻之於夫道也不以平常無事而相安不以
死喪患亂而相棄苟或不然人道或幾乎滅矣夫亂臣賊子天
下之大惡身無存歿時無古今不必士師人得而誅之然則古
昔帝王處亂逆之徒不以子背其父為功妻叛其夫為節者何
也誠以人惡夫大逆者以其忘所天而逆天理也苟忘其所天
我亦為逆於彼也是亂逆之門又生一逆也庸可獎乎今焉亂

臣妻妻夫亡子踣而不恤家破身賤而不恥一朝便忘所天及
唇罵詈視若秦越彼雖為逆而罪重吾安可不盡私款於彼哉
夷齊不以右股紂而挽節令女不以戀曹爽而損名然則如何
而可乎當但伏死而已雖或不死擗踊哭泣撫屍而感亦不以
右亂逆罪之由其本心驕蕩蔑視所天祇祀於禮法之閑未敢肆
耳及其喪亂之日大閑已毀無所顧籍然後本心呈露不可掩
護耳不然何以豪門右族之寵反不如殘鄉下吏之賤婦歟若
夫辨順逆而明去就崇大義而滅私親則大人君子之事非婦
人女子之所及也吁可愧也已○甲申 御思政殿受常參視
事宗親宰樞侍設酌 命世子陞御榻謂左右曰予置世子於
側敢有私語乎所以前之者凡子與大臣言欲令世子慣聞也
因謂世子曰爾當敬大臣也夫親親尊賢敬大臣體羣臣此九
經中事汝念之哉○傳旨刑曹曰凡奴婢相訟元告彼論中自
知其非無故滿三十日不就訟者決給就訟者○丙戌慶尚道
慶州甲士尹衡等三人啓曰去丁卯歲州人金元楨家夜值雷

兩既霽室中光明乃有紫色珠一顆大如鵝卵墜中庭元植即收貯往語隣人金石壽石壽曰當告官進上仍謂元植曰今當盛夏不可廢農我將賫去若受賞則當先汝次及我至己卯歲州人金屬耕相鬪因發匿珠之事告官推劾未畢而置之今請鞫之命軍資監正安迢率尹衡等往慶州覈匿珠人有違端不直言者勿論功親三品以下直行拷訊堂上官啓聞拷訊然竟未獲實○秋七月戊子朔 傳于戶曹曰畜產孳息最多者擬於今都目授職其磨勘以啓○己丑 韋壯義寺舍利分身隨駕百官上箋賀是日五色雲現○庚寅百官上箋賀慶雲 下教赦強竊盜外罪○辛卯 傳旨吏曹曰年七十以上者超一資八十以上者超二資九十以上者超一等四品以上朝士餘職除授○壬辰 傳于吏曹曰今正月以後特旨加資者通計前月數○日本國對馬州宗盛家宗盛弘關西路安藝州小早川美作守持平西海道周防州大内進亮多多良別駕教之各遣人來獻土物○倭上護軍宗盛吉等三人護軍多羅而羅等

二人來獻土物○癸巳 傳于吏曹曰臺諫作散者叙用○以
李興商為雞林君成任工曹叅判金守溫金淡韓繼禧姜希孟
金從舜李皎然中樞院副使李野仁壽府尹徐居正司憲府大
司憲成禹治開城府留守柳子煥箕城君權愷京畿都觀察使
曹變安禮曹叅議朴健順黃海道觀察使李誠長慶尚道都觀
察使李全之司諫院司諫芮承錫司憲執義盧德基司憲掌令
金輅司諫院正言具達忠知司諫院事權軀忠清道都節制使
田桐生行清州牧使○甲午 上與中宮御思政殿忠勲府忠
翊司進豐呈諸宗親宰樞以次進酒極歡乃罷○日本國對馬
州宗盛家遣人來獻土物○乙未 傳于義禁府曰尹氏沈氏
族親及有朕親議親中亂臣事干人及緣坐人等無遺錄啓○
丙申夜暴雨 命兵曹漢城府巡視開川及東西江以修汎溢
○丁酉先是將祭 文昭殿司僕獵得獐鹿以供牲否則用羊
秋享前一日大雨水漲道不通出獵者未回同副承旨金壽寧據
禮曹啓請用羊 上曰姑待獵還日向暮壽寧曰獵者今猶不

至想必阻雨請早取羊付有司 上曰第且待之夜二鼓 傳
于燾寧曰古人見牛未見羊今予待獵正猶是也可急宰羊予
以牲故尚未就寢聞宰牲予乃卧矣少頃中官三至趣之○戊
戌日本國對馬州平朝臣宗彥八郎茂世代官宗盛直肥前州
下松浦三栗野太守源滿各遣人來獻土物○己亥 御思政
殿受常參視事命常參官皆入侍 上謂申叔舟及盧思慎曰
凡事須當各盡其心乃能有成予委之政府六卿政府六卿亦委
於下更相依違不肯勉力而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如此則弊
莫大焉法久則弊必生古人有曰修令知等皆當各陳所見
判漢城府事李石亨曰有錢穀諸司與民家相接火災可畏故
令於四面牆外距三十尺撤去臣意以為未可盡撤宜令漢城
府覆審其不必撤者築牆隔之 上顧謂叔舟曰卿意何如對
曰民家至近若不撤去火災甚可畏也既有成法固當畫一何
必更改但宜定限漸撤 上曰可吏曹參判洪應請復設司諫
院獻納一員從之○辛丑左副承旨李繼孫將忠清道木川囚

仲非殺夫事入啓因私語承傳內侍李得守曰此事當下議政
府議之臣亦當議以啓得守誤以此言啓上怒命繼孫就第
待命都承旨盧思慎啓曰繼孫所啓本無情實但誤啓傳曰
繼孫非不曉事者而如此予當罪之○日本國王遣使來獻土
物其書曰寶隣比年音耗踈闊天遼海隔何勝企渴今差天龍
俊超西堂及梵高首座等為正副使以修前好爰數年前遣使
舩貴國謂近當納包匭於大明庭以謝前歲行使不軌之罪雖
然陋邦近年東伐南征不遑軍事是故未克踐其言因循至今
頗似失豚魚信也 陛下曾傳一書于來便承以僉知中樞院
事宋慶倫大護軍李宗實為報聘使者海上忽遇颶風兩船漂
沒書中所載件件方物雖不達此方既領禮意之厚因就海濱
諸國窮搜其事而皆無知以故不能還其漂船且葬其遺屍命
吾天龍禪寺設水陸大齋會為二子資薦冥福而已天龍禪寺
者迺祖宗創業而陋邦植福靈場也近頃遭回祿之變未復舊
觀是故年穀不稔災殃數臻今將營僧堂不假助於大邦肯以

難成焉竊命義廉生觀教直等令致意於執事大凡吾邦事併
為善者乃所以獲貴國之毗盧法寶也夫得一截其賜大也矧
應求以為常陋邦所伏也往者建仁之古刹獲賜萬緡輪奐及
義令又天龍滿堂之海衆蒙 陛下庇蔭豈不望西北而致祝
於萬歲乎不腆土宜具如別幅春寒尚殘暑時保番別幅綠畫
扇一百把長刀二柄大刀一十把大紅漆木車碗大小計七十
事大紅漆淺方盆大小計二十事紅漆黑漆雜色木桶二箇左
武衛將軍源義廉光祿卿源生觀九州都元帥元教直等亦遣
人來獻土物○壬寅先是咸吉道都節制使康純馳啓東良住
將家及多良哈等前所擄吉州富寧人口累次督還而不肯領
回今又發乘虛作賊之言姦猾莫甚請拿來治罪 命申叔舟
韓明澮具致寬洪允誠議之叔舟議曰彼將家多郎哈等所居
不遠今獨不還所掠又出言恐嚇康純曾攻東良審知其居如
欲拿來易如反掌兵亦不至徵聚但用會寧之兵亦足矣彼狃
於我國持重謂必不動故為如此請從康純之請今出其不意

罪一懲他明澮致寬允成等議曰諸種野人願歸順刷還人畜
朝廷業已許之今舉兵拿來又添邊釁非息兵之策但責之曰
諸野人率皆歸順刷還人畜汝將家多郎哈等獨不刷還已為
不恭又欲乘虛作賊汝等若欲住居我國境上則殺如此無禮
之言乎朝廷必將有所處置矣則彼附近野人等皆知不干於
已將家等亦自知其罪庶可懲艾矣 上從明澮等議回諭康
純曰今見卿啟已悉諸種野人率皆輸誠歸順刷還所擄人畜
將家多郎哈等獨不從命而倨慢若是其心以為我國雖怒無
如我何豈易動而有事乎朝鮮每有易動之機而輒靜此正是
彼虜作罪不已之心也此正是我不得不動之勢也雖然我忍
大賊而輕動於小敵則是示我之虛實而授輕重於彼也不若
置之使自取禍福若不改愆則卿可不啟而拿致餘無所問家
財充賞於同類有功者耳○癸卯倭護軍六郎灑文等二人來
獻土物○日本國對馬州代官宗盛直上松浦呼子一岐州代
官牧山帶刀源實各遣人來獻土物○甲辰 上與中宮 御

康寧殿議政府六曹進豐呈王世子宗親八侍領議政申叔舟
等於思政殿月廊赴宴○乙巳議政府遣檢詳李克增請左副
承旨李繼孫罪 傳曰繼孫本無情矣何罪之有 命還仕○
行司直魯參進粟一莖兩穗者二本○日本國九州都元帥源
教直遣人來獻土物○丙午 御序賢亭觀射王世子與河城
尉鄭顯祖永順君溥龜城君浚銀山副正徹鈴川尉尹師路領
議政申叔舟右議政韓明澮右贊成具致寬戶曹判書曹錫文
兵曹判書尹子雲承旨等入侍設酌 命內禁衛兼司僕甲士
平虜衛破敵衛壯勇隊等各持一矢作耦射候中者少有一平
虜衛尤不能射 上以致寬子雲皆典兵士而訓勵不精 命
俱下階免冠罰以酒○丁未日本國對馬州宗貞國宗盛弘五
島宇久守源勝石見州藤源周布和兼各遣人來獻土物○庚
戌京城地震 命禮官行解恠祭○辛亥 命成均司藝李文
煥往咸吉道先是都節制使康純率領軍馬越境往來與兀狄
哈相遇秘不以啓兀狄哈波乙多尚欲上京婚嫁純亦沮不送

至是右議政韓明澮聞之以啓 命文煥往鞫之并審築訓戎
城及鍾城城廣築基址○壬子 上未寧任元濬全循義等入
侍○癸丑議政府六曹遣郎官問安 傳曰予病似歇○甲寅
議政府六曹問安○丙辰議政府六曹問安 上御交泰殿召
問安宗親宰樞設小酌 命各舉所知有將才者宗親宰樞等
各即疏名以薦摠百餘人仍以薦中文臣十數人為教訓官分
屬武士數人各以傍近受訓或讀兵要或讀武經且令十日一
次進日課於承政院承政院考其勤慢闕讀者啓達科罪遂下
教議政府曰為國莫大於用人用人尤重於擇將將者生民
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故云將者國之輔國之強弱係輔之
周隙則任用之際其可或輕乎人主當自擇將而下不得注擬
者豈非任用之重故不可假人以柄耶雖然人主深居九重雖
明四目人之賢否豈能盡知故不得不疇咨博訪以資僉舉既
舉之後擇而用之則在乎上爾昔者漢祖之興也蕭曹樊夏皆
沛鄉里卒豈以天下之無人只以知之之難耳予以寡昧守茲

艱大息無逮下威不及遠常安不忘危思得良才震動遐邇凡
大小臣僚皆與我共治者其各舉爾所知勿拘卑顯勿拘時廢
勿拘姻親京中來閏七月初五日近道二十日遠道八月十五
日內俱錄才行密封以聞稱爾所知賞當延及舉或不中予不
爾罪惟爾政府體予至意曉諭中外○御序賢亭觀射○丁巳
御序賢亭觀射 命召昨日被薦者以次入射且令講書○
上嘗置粉板于座右遇事輒識一日列書漆林六畜種桑等十
餘條出示承政院議敦勸之方且曰此予記事板也巧記不如
拙書政院亦有是乎前此同副承旨金壽寧用粉板備忘李繼
孫曰事至當自暗記惡用是板至是繼孫撫然

世宗憲皇帝實錄卷第三十

恭曰事至當自...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朕聞是外...

世祖惠莊大王實錄卷第三十一

閏七月戊午朔○庚申慶尚道敬差官柳緩來復 命仍進諸
邑產物咸陽郡金真實縣深重青密陽府回回青相似石長鬢
縣松鐵相似石丁粉清道郡綠礬石及鉉鐵相似石盈德縣深
重青相似石義城縣回回青相似石大丘郡白鐵雜黃白石蔚
山郡雜黃石慶州石鐵金海府雜黃青石聞慶縣石鐵機張縣銅
鐵相似石昌寧縣雜黃沙石及石鐵靈山縣鉉鐵相似石寧海
府綠石熊川縣有光白土等物○辛酉賜宴六典廳儒臣于慶
會樓下中樞院使崔恒同知中樞院事金守溫藝文提學李承
名兵曹參判金國光工曹參判成任行上護軍姜希顏中樞院
副使姜希孟行上護軍李坡及諸郎廳等赴宴 命都承旨盧
思慎監宴又出內女三人及四妓奏樂四妓玉膚香紫洞仙陽
臺楚腰輕也俱以善歌舞屢入內宴 上呼為四妓玉膚香嘗
為孝寧大君補所私後翼峴君璉通焉楚腰輕少為平原大君
琳所嬖平原君奉和義君璿通焉 上貶璿而黜楚腰輕未既

楚腰輕以才復屬樂籍桂陽君增亦通焉 上知之密問增曰
外間以汝通楚腰輕信有諸豈無他妓敢相亂歟增號泣叩頭
誓天指地以辨其誣增是日宿於楚腰輕之家後判事邊大海
潛宿楚腰輕家為增奴所擊因而斃 上每戒宗親宰樞遠妓
勿近曰此輩非人類也當宴必令妓輩用粉厚塗其面狀如假
面以賤惡之○壬戌 命右議政韓明澮右贊成具致寬仁山
君洪允成中樞院使尹士昕及兵曹堂上習陳于箭串○癸亥
納司饗別坐韓伯倫女為 王世子昭訓○以宋益孫為礪山
君金秀光守司諫院獻納崔灝司憲持平金仁民權衡金命中
李尹孫何吉之趙秋柳季孫申自繩趙安孝兼司憲執義任淑
摧體尹師哲閔冲源兼司憲掌令權徵李鍾山朴崇質金係錦
沈山甫兼司憲持平將分遣諸道糾檢號牌事也惟平安咸吉
江原黃海道以年歉不遣○甲子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臨瀛
大君璆永膺大君琰河城尉鄭顯祖龜城君浚銀山副正徹鈴川
府院君尹師路蓬原府院君鄭昌孫南陽府院君洪達孫右

議政韓明澮判中樞院事李邊禮曹判書朴元亨中樞院使崔
恒密山君朴仲孫刑曹判書李克堪西原君韓繼義同知中樞
院事金守温及承旨等入侍設酌王世子進酒時向化浪將家
老乞還本土覲父 上令明澮傳曰今北方未靖汝若歸恐為
所害予當招汝父使見汝將家老書父名及所相親厚者十餘
人以進 傳曰將家老父及妻父令及講武上送其餘分運上
送○乙丑王世子觀稼于西郊○命右副承旨崔善復同副承
旨金壽寧讎校吳越春秋○幹朶里童也且等三人來獻土物
○丙寅 幸壯義洞新亭王世子與永順君溥龜城君浚寶城
卿容居平正復進禮正衡銀山副正徹領議政申叔舟右議政
韓明澮右贊成具致寬仁山君洪允成兵曹判書尹子雲參判
金國光參議朴仲善及承旨等隨 駕命致寬允成等分左右
各領軍校勝負○丁卯 御便殿與左右語及田野事 上曰
細民蹠足跋涉山谿多為蛇虺所毒予甚悶焉趙得琳進曰臣
聞諸黃孝源觀音草所在有之治蛇咬極效試用於南方活人

多矣 上曰村居荒僻藥餌難得此草在在有之正為民出
命孝源採進觀之因 命承政院馳書于諸道觀察使開城府
留守曰觀音草爛搗傳蛇咬處且生啖亦良若毒甚不能啖搗取
汁灌喉又土芋塩研傳蛇虫咬處右二藥用法使民間通行曉諭
○戊辰 御勤政門受朝參 御思政殿召領議政申叔舟
右議政韓明澮右贊成具致寬及內宗親諸將承旨等設酌○
承政院以天旱請祈雨 傳曰何勞祈禱將必有雨時方清明
無雲及午雨作終日不止 上喜甚御雨服散步後苑○日本
國對馬州宗貞國代官宗盛直肥前州上松浦波多島源納等
各遣人來獻土物○庚午右議政仍令致仕李仁孫卒字仲胤
廣州人集孫聰慧好學永樂辛卯中成均試丁酉中文科選補
藝文檢閱宣德甲寅拜司憲監察累官至刑曹參判及 世
祖輔政擢為右曹判書乙亥 世祖即位陞判中樞院事兼判戶
曹轉議政府右贊成右議政未幾致仕至是以病卒年六十九
計聞輟朝三日既 賜例賻又特賜米豆并三十石紙一百卷

謚忠僖廉方公正忠小心畏忌僖性沈毅強果處官居家一以
戒慎好淡泊不喜聲色紛華閑練典故臨事有斷有五子曰克
培克堪克增克墩克均皆登第歲 賜夫人米二十石克培克
堪又以功臣封君○辛未濟州安撫使卜承利馳書啓曰本年
七月倭船六艘泊于楸子島拿問之則稱釣魚出示路引乃慶尚
道知世浦萬戶所署也然引文未嘗許歸楸子島且多載兵器
及我土人衣糧疑是賊倭並囚之凡四十九名乞賜區處 命領
議政申叔舟議區處便宜○日本國對馬州宗盛弘宗茂世宗
盛家關西路肥筑二州太守藤源朝臣菊池為邦肥前州上松
浦丹後太守源盛五島宇久守源勝肥前州一歧州真弓兵部
小輔源永等各遣使來獻土物倭護軍井可文愁戒等來獻土
物○壬申 傳旨刑曹曰凡訟奴婢者三月內無故不訟滿三
十日則決給時訟人若居他處及出歸者移文知會令所在官
給狀起送勿并計在途日○癸酉 命給追奪告身而情可矜者
四十餘人又亂臣緣坐人除父母子孫外並放免雖父母子孫

若中官族親從願量移○乙亥以左羽衛權綸為濟州敬差官其賫去事目曰一倭人所賫軍器及我國之物問其出處一鞫問時須要寬猛得中又覆窮詰若實賊倭則仍囚非賊則勿囚厚待並馳啓取旨時領議政申叔舟議欲移倭人於羅州遣敬差官鞫之示以城郭軍容以伸國威 上慮渡海時或生變命綸往濟州鞫之○丙子日本國九州都元帥源教直遣人來獻土物○丁丑以金礮為刑曹判書金守溫工曹判書○吏曹啓曰內直司樽別監諸司吏典齋郎樂生別監等或遠兒不均或受祿無等今更磨勘具錄于後一內直司樽院別監左右番并一百人每年六月歲末都目各二人去官其餘遠兒仍舊一諸司吏典七品去官者五百六人每年四月十月都目各八人八品去官者八百十八人各十五人九品去官者二百八十四人各六人權務去官者二百九十四人各五人去官一等受祿一齋郎三百八十人每年四月十月都目各五人七品去官一等受祿樂生七品遠兒二減一其餘仍舊已上並以仕多

者遷轉去官一革司畜所別監 從之○戊寅 御勤政殿日
本國使臣俊超梵高及京極武衛源教直使者並入庭四拜訖
日本國使臣入就殿內西向位京極武衛源教直等使者及諸
從官皆就東階西向位王世子與孝寧大君補臨瀛大君璆求
膺大君琰蓬原府院君鄭昌孫領議政申叔舟右議政韓明澮
等入殿內坐東雲城府院君朴從愚右贊成具致寬判中樞院
事沈澮右叅贊成奉祖仁山君洪允成禮曹判書朴元亨吏曹
判書魚孝瞻兵曹判書尹子雲刑曹判書金碩兵曹叅判金國
光等入殿內坐西 上命元亨傳于俊超等曰予見若等所製
詩學問深造且能通於釋典予甚嘉之 賜佛經法帖彩席衣
服等物 傳曰汝國亦有法帖乎對曰我國亦有之然不若此
帖楷正即下階拜謝當宴世子行酒正字成俊猶在坐 上曰
何物豎儒不知禮耶長者起少者隨之况書筵官之於世子乎
酒五行乃罷又 御思政殿引宗視宰樞設酌謂同副承旨金
壽寧曰今日餉遠人禮成無缺可喜壽寧請俊罪 上曰姑赦

之○已卯 傳旨戶曹曰賜賻茂松副正恠紙五十卷及棺槨
○庚辰源教直使者靈彩畫白衣觀音以進傳曰世子書筵依
文宗朝故事賓客進講日則臺諫入參○辛巳先是俊超等
以國王言求銅錢欲重新天龍寺國家答以無儲至是俊超等
言曰錢者泉也是謂布泉不必銅錢願得布貨足矣且我國信
使不絕而貴朝未嘗報聘我國王謂臣輩奉使無狀不足為報
禮也願貴朝遣回禮使少免臣等之責 命下議政府議之○
癸未投化野人僉知中樞院事浪將家老詣承政院曰今者許
李巨乙帖哈覲母而獨不許臣臣欲自刎而死 傳曰明日召
領議政申叔舟右議政韓明澮禮曹判書朴元亨議之○甲申
命名領議政申叔舟左議政權擘右議政韓明澮禮曹判書
朴元亨于賓廳議賜日本國布貨之數叔舟等議各不同有頃
御思政殿 召叔舟等及左贊成黃守身右贊成具致寬仁
山君洪允成兵曹判書尹子雲判漢城府事李石亨入直諸
將及承旨等議之設酌羣議未定 上曰欲與六百匹如何僉

曰允當 台浪將家老問曰汝入政院輕出怨言且欲自刎汝所
怨者何人耶且汝見承旨言汝所悶謂承旨能解之耶將家老
對曰此非臣所言也 命進前親諭之曰予之待汝無所不至
宜無所憾汝何為出怨言予之不許汝歸前日諭之詳矣汝不
知予意耶汝今出此悖言於汝心不自知其非耶將家老對曰
臣亦自訟 上曰汝能自知其罪即赦汝罪仍 命進酒撫慰
甚至將家老語猶不遜 上命允成捽髮曳出具鎖杻囚義禁
府鞠之○乙酉 御華鞞堂王世子與永順君溥龜城君浚銀
山副正徹仁山君洪允成兵曹參判金國光承旨等入侍 命
王世子進酒 傳曰世子年雖少乃能善射予少也未能射也
世子賢於乃父矣四道都體察使韓明澮辭 上下榻令世子
執壺親執爵飲之賜鞞投化野人李巨乙帖哈以覲毋辭 命
進酒 賜弓矢及鞞○王世子餞韓明澮于普濟院書筵官翊
衛司兼司僕等皆從焉○傳旨義禁府曰忠州永屬成貴淵洪
澤天安永屬朴搆謙葦城充軍張進忠迎日充軍高壽永義州

充軍李宗明宋嚴卿沃川流趙之商結城流張孝孫安峽流李
誠孝江界永屬洪元老甲山永屬洪利老鍾城永屬洪亨老海
州永屬黃禮軒榮川永屬黃智軒安置黃茂蘇江陰安置朴同
咸興永屬崔洵從延安置洪貴童木川安置鄭維碩機張流
余厚倫等放遣許赴防兩界立功自贖○丙戌禮曹正郎李元
孝來啓曰臣昨日見日本國使臣謂臣曰銅錢不可得則願賜布
貨臣荅曰前日 殿下聞足下之言而無許可之 命禮曹亦
難啓請使臣曰我國凡干布物至於衣服之破者無問黑白青
紫通謂之錢今以布貨見賜亦國王之望也○八月丁亥朔
御勤政殿受朝賀 御序賢亭召臨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永
順君溥龜城君浚銀山副正徹領議政申叔舟中樞院副使崔
恒兵曹判書尹子雲吏曹叅判洪應兵曹叅判金國光入直諸
將及承旨等設酌講成均生貞梁震孫等五人兵將說震孫講
解分析又講詩春秋皆通大義使之彎弓亦能之 上大褒美
之使進酒 命都承旨洪應擢用 御扎曰殿如布陳下營

於賊穴去國既深援兵又敗左大藪而右險山前巨江而後曠
野四向而却指則如何應令既動而立之則如何應令其間應
敵守險等事如何當策命諸將講之無能知者 賜叔舟子雲
國光及右贊成具致寬刑曹判書金礦等兒馬各一匹 上與
叔舟談話移日或論國事叔舟亦奏對不輟○令李仁全語曰
本國使臣及武衛京極殿九州都元帥使者曰隣國以財物相
借非可繼之道我國雖有大興作安敢煩請銅錢則爾國所不
能鑄而我國有儲故前日應爾之請今則我國不用錢已久義
不可以代用他物前日之宴汝等請賜他物然他物非書契所
錄而交隣豈可以財予又念既不得應請又不賜所需之物歎
然於心今又聞汝等再請禮曹子與爾國王一體不可不隨喜
同緣特賜某某物件勿咎薄少益篤永好回禮使安敢忘之但向
者所遣通信使漂沒未久人情難之不敢迫遣徐將乘時○行
春陽副正徠上書曰臣伏讀陣法自大將以及伍長皆有旗麾
旗者所以應上也麾者所以令下也其形制各異而又各從其

衛之色以別之雖百萬之師可坐而左右進退之矣若形名不正則士卒莫適所從安能一一耳命於其間哉臣於年前壬午秋冬講武及閱陣時屢承衛將之命得與行伍竊觀五衛形名製造既久漸就彫損五色不明體制實易黑者或變而為青黃者或變而為白銳者圓方者曲衛將之旗當大於部將而反小統將之旗當殺於部將而反大金穿鼓破以致無聲如此之類難以枚舉似違國家重形名之意此豈細故也哉臣愚願中外形名一皆新之以正形色如又破壞隨即改補以為恒式又於行幸閱陣時軍士臨期倉卒不分其衛部之色受形名軍器監亦不致察混雜出給故士卒臨陣罔知攸屬顛倒錯亂者多矣臣願軍器監常時分類別而藏之及期官吏部將必親相授受毋得混淆如或差誤其日衛將檢舉以次轉報啓聞科罪臣又觀行陣節次應行而止當止而行或聚或斷渙散無統者無他諒由形名不正將令不肅故也旗麾之色不明則為將者雖立旗指揮士卒不知令誰矣金鼓無聲則為將者雖擊金鼓士卒安

知其令行而行令止而止乎是用為將者多不能以形名令之
而必以傳令標信馳令往來不亦緩乎臣謹按陣法曰欲令之
時先吹大角以警之又曰大角之促用於行止又曰鼓有行行
時鼓也有疾數擊之也通於戰行又曰金有止疏擊之也通於
戰行此號令進退之常法也而今者行軍諸將用旗麾不吹令角
故士卒懵然不知其令不吹簫擊鼓故士卒茫然不知其行臣
愚以為一依陣法行軍非潛師伏兵之時必吹簫擊鼓令行則
自尾至頭以次擊行鼓鼓之而猶不行則擊疾鼓以大角促之
令止則自尾至頭擊金止之而猶不止則擊疏金以大角促之
不從令者於是乎罰如是則庶幾軍容整肅行止需然矣臣又
觀闕內入直軍士佩持弓矢有形無實者過半而况外方雜種
軍士乎臣疑中外軍士但以備數逢點為幸未嘗致意雖有緩
急將安用之臣願更立條章京中兵曹外方委差大閱弓矢以
憑賞罰如此則雖不能一朝卒變漸就精鍊矣○己丑 上幸
西郊觀獵以青城尉沈安義刑曹判書金礪為左右廂大將行

僉知中樞院事閔穀為獅子衛將具文老為射隊將銀川君贊
為雜類將栗元副正徐為控弦衛將枰城正律為寧強隊將內
禁衛蘇起東為破敵衛將銀川副正徹為壯勇隊將先使百官
戎服於慕華館待令至衍禧宮前駐 駕奏樂進酒令左右廂
合驅軍士多踏傷禾稼鎮撫曹孟春亦馳騁田間義禁府知事
元自貞韓陟等不能禁察俱下義禁府鞫之使注書往問踏禾
多少徵給其直還 駕至慕華館 命習陣鎮撫張孝良守陣
南門誤令軍士分散 命杖孝良○庚寅御序賢亭觀射猪
領議政申叔舟等諸宗宰入侍○辛卯 御思政殿臨瀛大君
璆河城尉鄭顯祖銀山副正徹雲城府院君朴從愚鈴川府院
君尹師路右贊成具致寬刑曹判書金磧入直諸將承旨等入
侍講諸將兵要宣傳官曹幹能通大義 上顧謂左右曰予之
汲汲求才者欲得此輩耳 下御札曰予欲令出則行賞罰無
忒而在上者必先犯而人情愛憎輒廢焉令何由行必罰則其
弊人莫知措必赦則其弊人皆徑情直行緩急無所用如何而

可予欲大閱使請將習於兵間雖老不倦氣習常成以草野為家以勇猛為業以功成為名恥為人下奮不顧身不顧家事常畜風操而恃其國家昇平漫然自安於誹笑武人好酒色而已人言不以為意恬然無恥恃陰犯憲是作常業如何而使有所用慶即令校書館印百本頒賜諸將○壬辰日本國西海路筑前州冷川津尉田原成肥前州上松浦九沙島主藤源次郎薩摩州日向太守藤源盛久各遣人來獻土物○甲午先是建州衛李滿住子古納哈使人于滿浦節制使洪貴海言曰欲謁都節制使楊汀汀馳啓 上命領議政甲叔舟草諭古納哈事目一前日童於登哈來言汝將來見我馳啓我 殿下殿下命語汝曰近來江邊賊變汝兄弟一一來告審知汝等誠款能不背我昔日厚接之恩矣欲令朝見然中朝所忌也今特賜汝青紅綿布各五匹汝知是意益修誠款固知賊穴不遠分軍數道電擊掃盡易如反掌然鼠竊狗偷不足介意且憐汝等驚動不為耳因厚饋以送一宴時詳問童倉趙三波普花豆權赤等近來

作賊者根脚與所居道路遠近夷險人馬多小慎勿露形迹一
問火刺溫海西野人等動靜 命世子弼善吳凝賚事目往平
安道○諭咸吉道都節制使康純曰將鑰鐵器及水鐵農器與
野人互市者已令嚴禁比聞無識之徒不畏邦憲潛輸買賣者
有之專是慢法弛禁之所致也卿其更加痛禁推鞠以啓○乙
未日暈○幸西郊觀獵 王世子與臨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
永順君溥龜城君浚河城尉鄭顯祖銀山副正徹領議政申叔
舟右贊成具致寬兵曹判書尹子雲等隨 駕○丙申日暈○
丁酉日本國對馬州宗盛家宗貞國上松浦益津留松院主源
重實肥前州上松浦呼子一歧守源高等各遣人來獻土物○
己亥傳旨刑書曰亂臣妻妾及女給付功臣家為婢今皆放送
以他奴婢充給○辛丑 上親祀 獻陵英陵臨瀛大君璆永
膺大君琰永順君溥龜城君浚銀山副正徹領議政申叔舟右贊
成具致寬右參贊成奉祖仁山君洪允成禮曹判曹朴元亨兵
曹判尹子雲 江城君奉石柱知中樞院事金處義行僉知中

樞院事閱及六曹臺諫各一隨 駕○上步自 獻陵請

英陵神門外監察任擇拱手立道右 上謂元亨曰彼固以是為禮耶祭罷承政院請擇罪 上曰妄人也不可加罪其召責

之 中宮與世子迎于彌勒洞晝停所進豐呈○丙午黃海道

觀察使請重新金郊驛樓 傳曰大抵營作不可輕舉驛之有

樓何預國事今守令不恤民事競新樓閣以為觴詠之誤如洪

濟院濟川亭托以使臣往來遊賞競壯爭雄殫痛財力予尚非之

外方樓閣盡毀如何右贊成具致寬曰誠如 上旨守令爭新

樓閣以邀後名甚為不可然已作者不必毀勿使新作為便

上曰是 丁未 諭都體察使韓明澮曰今見康純所啓婆猪

江野人等欲寇平安江邊及甲山等處每每乘隙竊發予常欲

持重不為窺鼠發機若又入寇大有所損不可容忍以徇為常

即當追躡以示大威卿常加整頓以待毋失事機又凡守邊兵

分則力弱且客兵多則主客俱困卿須酌宜小戍令自守分配

大鎮以畜其力以備緩急○戊申遣仁順府尹安慶孫中樞院

副使姜希孟如大明進白雉白鹿表曰一人御極運方撫於泰
亨兩儀委和祥式昭於景貺肆謹庭獻庶揚天休竊聞大猷之
隆必召嘉禎之產素麋出黃帝之世寔變千載之姿白雉現蒼
姬之朝迺重九譯而至皆稟西方之正色用彰玉燭之貞符物
豈無知時固有待欽惟 皇帝陛下德孚位育道合繡綸九圍
戴于深仁華夏蠻貊之率俾萬物囿於神化鳥獸魚鼈之咸寧
故乃協氣之鍾致茲竒瑞之集呦呦攸伏既有驚烈之霜毛泄
泄于飛又觀耿介之雪羽奚啻表文明之象抑亦占壽考之徵
况同時而駢臻尤曠代之罕見慶雖均於率土喜榮切於敝邦
伏念臣幸際昌辰獲覩盛美邀居青社班雖阻於鳧趨顛望紫
宸情倍伸於燕賀并進大楮白厚紙一百張皇太子箋曰元良
正位密禪皇猷神物呈祥寔表熙運鴻休滋至燕賀悉深恭惟
皇太子殿下偉量淵冲英姿玉裕功敦翼亮澤已溥於遐邇化
贊生成息亦洽於飛走故二儀之嘉貺乃一時而荐臻越裳之
雪羽鮮明畝丘之霜毛皎潔產幸自於敝服喜實先於幅員儻

許靈園之容庶賁太史之筆伏念臣叨守遐裔獲覩殊禎雖阻
趨蹌之班倍伸頌禱之懇○庚戌 上聞虎噬綠楊牧場馬即
幸東郊分左右廂軍令驅五峯水落兩山○辛亥 御序賢亭
用小形名習陣○癸丑 傳于兵曹曰自今令入直軍士每三
日用小形名習陣於後苑○甲寅 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永
膺大君琰永順君溥龜城君浚銀山副正徹河城尉鄭顯祖右
贊成具致寬及承旨宣傳官等入侍論兵書註解仍 命致寬
及都承旨盧思慎進酒 上使思慎陞 御榻謂右副承旨崔
善復曰知臣莫如君卿等之才予已知之卿亦有才固非常人
然不及思慎遠矣思慎才調卓異志氣發越予非以戚屬有私
乃公論呀寔卿亦知之又 召溥浚顯祖徹進前論賢否謂致
寬等曰溥天性質直可任以事然未免有遲緩之弊顯祖性本
正直善於傳命然或有昏晦之處徹心氣開明然本質未厚常
有大速之弊浚心志明徹性本穎悟又有膂力才調過於三人
然無學術是可恨也此四人者予甚愛之不離左右使劬勞從

事者欲矯其過不及合於中也致寬啓曰誠如上教四人蒙

上恩甚厚而劬勞倍他有頃八 御康寧殿召致寬思慎溥浚

顯祖徹設酌○乙卯遣吏曹叅判李文炳如大明賀千秋○以

權擘為吉昌府院君韓明澮左議政具致寬右議政李承孫右

贊成成奉祖左叅贊崔恒右叅贊魚孝瞻中樞院事金淡吏曹

判書姜希顔中樞院副使○丙辰 御思政殿受常叅視事臨

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原川卿宜永順君溥龜城石浚銀山副

正徹河城尉鄭顯祖鈴川府院君尹師路領議政申叔舟吉昌

府院君權擘右議政具致寬左叅贊成奉祖右叅贊崔恒判漢

城府事李石亨中樞院使魚孝瞻吏曹判書金淡戶曹判書曹

錫文兵曹判書尹子雲及承旨等入侍設酌 上謂叔舟曰擘

有病欲令安享富貴故使致寬代之致寬軍國重事無不與知

故陞之三公使之權重卿其知之叔舟對曰擘有疾不仕而在

職豈能自安又 謂擘曰欲令卿卧家而治國事故遷為府院

君卿亦知予意擘拜謝又 謂淡曰卿有病母不可以留京師

且卿曩為慶州府尹以非罪拿來故今授卿為吏曹判書聊相慰之又不見卿卿可進酒又令叔舟進酒○九月丁巳朔戊午刊經都監進新刊法華經○己未 傳曰號牌分臺金仁民所啓節目不當者頗多然其間有曰父名不知者當書父名不知此言是也漢城府前此父名不知者何以書之其台判漢城李石亨問之石亨來啓前此無父名不知者若有之則應從此例○傳于工曹曰諸道諸邑勿營樓閣○庚申諸道號牌敬差官及分臺等督民受號牌民不便之 上聞之令承政院馳書曰不及限受牌者自有其罰不可促迫以致騷擾○辛酉先是於內需所造佛像四軀點眼于含元殿至是安于壯義寺○上御序賢亭用小形名習陣 王世子與臨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永順君溥龜城君浚銀山副正徹河城尉鄭顯祖右叅贊崔恒同知中樞院事梁誠之行上護軍宋處寬李坡及入直諸將承旨等入侍 命浚傳為將分左右廂習陣又 命恒誠之處寬坡及同副承旨金壽寧曰本國史錯亂無統予欲以東國史略

三國史高麗史等書參酌損益勒成一書名之曰東國通鑑昭示
方來以便考閱矧等其勉之仍命恒誠之進酒又命銀川
君穆讎校恒等所撰明皇誠鑑○癸亥幸東郊觀獵世子與
臨瀛大君璆水膺大君琰內宗陣宗射宗河城尉鄭顯祖青城
尉沈安義領議政申叔舟右議政具致寬左贊成黃守身領中
樞院事沈澮判中樞院事沈決禮曹判書朴元亨戶曹判書曹
錫文刑曹判書金碩知中樞院事李允孫文城君柳洙江城君
奉石柱工曹判書金守溫商山君黃孝源行大護軍洪益誠原
城君元孝然及承旨等隨駕上登彌勒洞峯頭設酌用小形
名習陣○甲子御思政殿設養老宴王世子與孝寧大君
補臨瀛大君璆水膺大君琰永順君溥龜城君浚銀山副正徹
河城尉鄭顯祖青城尉沈安義河東府院君鄭麟趾領議政申
叔舟右議政具致寬左贊成黃守身禮曹判書朴元亨右參贊
崔恒戶曹判書曹錫文吏曹判書金淡兵曹判書尹子雲判漢
城李石亨工曹判書金守溫行上護軍宋處寬工曹參判成任

吏曹參判洪應大司憲徐居正戶曹參判任元濬入直諸將承
旨及老人堂上前判中樞院事安止等入侍庶人羣老分列東
西庭妓工人奏樂以太祖詩一首示諸宰詩曰引手攀藤上碧
峯一庵高掛斗牛中若將眼界為吾土楚越江南豈不容又示
御製云何必攀藤上碧峯一庵非是斗牛中問祖何術作吾土
安知遺業大無容麟趾等文臣堂上十餘人即和進○傳于吏
曹曰赴養老宴老人等各加一資○乙丑以養老宴御卓賜
者老所令設宴於普濟院○御序賢亭孝寧大君補永膺大君
琰承順君溥銀山副正徹河城尉鄭顯祖雲城府院君朴從愚
河東府院君鄭麟趾領議政申叔舟右議政具致寬左贊成黃
守身左叅贊成奉祖右叅贊崔恒吏曹判書金談戶曹判書曹
錫文禮曹判書朴元亨兵曹判書尹子雲刑曹判書金碩工曹
判書金守溫及入直諸將承旨等入侍設酌以青城尉沈安義
永嘉君權擎分左右廂用小形名習陣又召判漢城李石亨
大司憲徐居正工曹參判成任中樞院副使姜希顏藝文提學

李承召同知中樞院事梁誠之吏曹參判洪應行上護軍宋處
寬金處禮李坡戶曹參判任元濬刑曹參議李芮僉知中樞院
事崔士老及文臣等亦入侍 命和太祖詩又示 御製云碧
峯自殊吳山峯握符優游大度中神武曠世聞率土囊括宇宙
莫不容俄而又示御製云世界霧擁晦千峯清風吹破大虛
中幾經燥濕風塵土萬類乘光誰匿容○丙寅 御華韓堂召
都承旨盧思慎 傳曰昨日 太祖詩及和詩令崔恒作序刊
行名曰聖製詩○丁卯 中宮御思政殿設養老宴○王世子
未寧戶曹參判任元濬承 命議藥後不啓還第即召元濬
令承政院推鞫尋 命赦之○司憲府啓前都節制使洪興祚
本無才德過蒙 上恩再授方面重任而不盡心奉職所至憑依
官勢更易其妻貪淫無厭本府移文覈之初則云先妻姜氏有
過失故棄之更問則云僧人亟來止宿又令雇工人宿于房中故
棄之前後供招各異蓋恐復合乃以閨門曖昧之事誣陷士族
薄行無狀傷風毀俗莫此為甚請以姜氏復合興祚以正邦

憲 從之○戊辰 御序賢亭用小形名習陣○判漢城府事

李石亨啓廣平大君別業在西江居傍近者三十餘家強令撤去其人等訴寃於本府即令宗簿寺推鞫廣平家書題以聞○傳旨兵曹曰野人向化各離親戚遠來侍衛深可憐愍堂上官外身自向化者與禮曹同議擇有才行五人啓差兼司僕三朔相遼○己巳 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龜城君浚鳳城正徒銀山副正徹領議政申叔舟右議政具致寬難林君李興商吏曹判書金淡判漢城府事李石亨同知中樞院事梁誠之戶曹參判任元濬禮曹參議曹變安工曹參議沈璿知兵曹事尹慈知刑曹事金震知及入直諸將承旨等入侍臺諫六曹郎官各一負坐階上設酌黃白菊花各一叢盛瓦盆置殿中 傳曰今日欲與卿等賞菊宜各醉飲 下御書云天地有花分之四時今當九月何局九日子當天時不拘名日逆俗順道爾又題云酒菊君臣摠是和 命叔舟升 御榻執手令進酒因與論歷代人物明道伊川濂溪司馬文章事業 賜叔舟致寬與商淡石亨郭

連城元濬盧思慎璿等鷹子各一連○辛未 御勤政殿受朝
賀 御思政殿召朝會宗宰設酌小頃 入御康寧殿內宗親
及領議政申叔舟右議政具致寬更曹判書金淡工曹判書金
守溫等入侍設酌○壬申長興君馬勝卒明日將 幸西山
親閱及計聞乃停之輟朝二日 贈謚忠簡廉方公正忠居教行
簡簡○癸酉 御序賢亭用小形名習陣○元良哈知中樞院
事浪古老哈等五人來獻土物古老哈即將家老父○諭江原
黃海平安咸吉道都體察使韓明澮曰曾諭平安道都節制使
楊汀令遣軍數百渡江入虜境或焚山或憑田獵審視山川形
勢今如何處置勢可為乎不知意何如斟酌事宜詳悉回啓○
甲戌 幸西山觀獵臨瀛大君璆龜城君浚銀山副正徹陣宗
射宗河城尉鄭顯祖鈴川府院君尹師路領議政申叔舟右議
政具致寬左贊成黃守身領中樞院事沈澮吏曹判書金淡行
大護軍金澣洪益生朴大生行上護軍金處禮青城君韓終孫
兵曹叅判金國光承旨等隨 駕至甲峴 上駐馬峯頭未時

廂軍合圍獸多逸走 命罷圍且令還驅山後 上已下山雜
類等驅下稍遲且不齊 上盡召諸宰命脫雜類將銀川君
笠問不整之由對曰臣雖盡心奔走其如宰相承旨不從何且
承旨等聚坐飲食不即驅下故不整也 上曰若然則汝脫其
不從者笠時金淡金澣洪益生朴大生金處禮及承旨等在坐
贊自金淡以下皆脫之 上曰淡久在外不知軍令其還給笠
次及承旨等命止之 召問曰予尚未進膳且親自驅下卿輩
何為退食不驅下乎昔穰且斬莊賈孫武斬宮嬪汝等皆吾近
臣法之不行自上廢也且飲食之言誰先發乎承旨皆倉卒莫
對親問至再三猶未對問尹欽尹岑李繼孫皆對曰無也至
崔善復啓金壽寧先發言臣等同議聚食耳 上怒曰若爾何
不直啓乎命皆脫笠下義禁府澣益生大生處禮等並還給笠
衛將具文老崔適等所統軍士散亂指交龍旗而不應建招搖
旗而不來部將成重性李銅柱韓瑞呈李誠等所管軍士亦失
伍離次 命皆下義禁府令金國光權行承旨事行至彌勒院

命掩捕一民家獲盜四人付義禁府遂還宮傳旨收金
幹洪益生朴大生金處禮等告身○乙亥御序賢亭觀射 旨
昨日隨 駕宰樞等孝寧大君補臨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永
順君溥龜城君浚銀山副正徹河城尉鄭顯祖領議政申叔舟
右議政具致寬左贊成黃守身仁山君洪允成青城尉沈安義
清平君郭連城刑曹判書金礪吏曹判書金淡文城君柳洙江
城君奉石柱吏曹參判洪應兵曹參判金國光中樞院副使韓繼
禧都承旨盧思慎及入直諸將等八侍 上曰昨日宰樞失律
者頗多洪益生朴大生等老不足數如金澣金處禮等每紀軍
令不可任使也承旨左右近臣必擇賢良而任之雖少有過例
皆赦之彼亦以此自恃每每陵夷昨日事不可勝言予欲革此
弊久矣 命吏兵曹即於 御前除授又 謂宰樞曰欲食昨
日所獲猪故召卿輩耳因設酌王世子亦入侍內禁衛李鐵柱九
數皆中 賜角弓一張又昨日有人射鹿誤中金淡笠其網
巾貫子絕落至是聞之 賜淡玉貫子具網巾 旨衛部將

等子義禁府問之部將張仲淳強辦忤 青上怒謂諸將曰近日軍令有同劾戲必殺此人以懲其餘 命兼司僕曳出還下義禁府杖部將成重性統將劉安禮等二十餘人赦具文老崔適等又謂諸將曰汝今安坐飲酒見被受罪乎飲之罪之何愛何憎是皆天也○丙子 御序賢亭以騎兵用小形名習陣○以梁城之同知中樞院事尹贊承政院左承旨知兵曹事李坡右承旨知禮曹事李季專左副承旨知戶曹事申泐右副承旨知工曹事尹弼商同副承旨知刑曹事韓致亨司憲掌令安止檢校領中樞院事是日 命加朴壽長孫昭許琮崔灝元金致利朴自昆李德良南怡梁震孫朴叔善等一資○己卯右贊成李承孫率子引之承川人自少聰慧溫雅永樂丁酉中生負試庚子擢文科轉授承政院注書歷吏兵曹正郎癸丑征李滿住時大將崔閏德以承孫為從事官遷議政府舍人擢司憲執義兼知刑曹事聽訟明允遷兼知兵曹事拜承政院右副承旨升都承旨轉吏兵曹叅判戊辰擢為刑書判書己巳授大司憲因

其家婢訟事見罷卒未除禮曹判書癸酉罷世祖即位賜原

從功臣彌丙子秋出為京畿觀察使丁丑復拜禮曹判書移判

戶曹己卯拜議政府左叅贊階崇祿以年七十上書致仕不

允癸未超右贊成以病平承孫處事明敏人以吏幹推之計聞

輟朝二日贈謚成靖佐相克終成恭己鮮言靖有子五永弘永

宣永昌永敦永蕃○兀良哈中樞金波乙大等三人來獻土物

○庚辰百官以誕日陳賀○兩殿御康寧殿設酌王世子

進表裏仍進酒孝寧大君補臨瀛大君璆永膺大君琰永順君

溥河城尉鄭顯祖判中樞院事尹士盼中樞院事尹士昕西原

君韓繼美中樞院副使韓繼禧都承旨盧思慎等入侍耆老宰

樞等亦來賀台安止金新民令赴宴○賜入直諸將酒○命

收尹欽等告身○辛巳御序賢亭令入直騎士用小形名習

陣陣宗射宗等入侍又令河城尉鄭顯祖戶曹判書曹錫文兵

曹叅判金國光詳定經費○傳曰進鷹使之行何必俟來月全

月可也萬一中朝謂今年亦不進鷹委遣使臣則弊莫大焉○壬

午先是野人浪丐老哈金波乙大等來朝 命皆於講武隨駕
承政院啓 隨駕時賜弓矢蓑衣之例 傳曰若依例賜給則
彼以為常例每每希望是難繼之道也其問於申叔舟叔舟啓
若依例賜給則果如 上教弊莫甚焉然亦不可不啓也若當
隨駕賜弓陰雨之日賜蓑衣彼以特 恩喜倍常情矣 傳曰
可○日本國一州倭護軍阿馬豆等二人肥前州上松浦那護
野寶泉源祐位遣伊羅沙也文等二人來獻土物○遣上護軍
魯參如大明進海青○癸未 幸壯義寺 還宮進豐呈 召
吉昌府院君權擘曰中宮於予誕日欲設此宴適李承孫卒未
果今日乃設予欲止之然苟至情則雖微者不可拒况中宮乎
今日往來壯義寺體甚疲勞然而受此所以重中宮也謂孝寧
大君曰予少時壯氣凌厲年來疾病纏綿嘗欲沐于溫泉然予
平生立志不欲為一已勞民故終不為此行也言不可必若病
且甚身未可知然子志則如此耳 召右承旨李坡及河城尉
鄭顯祖等曰東國通鑑修撰不須多聚文臣汝等議于申叔舟

擘崔恒擘曰人小則遲人多則速一也 上曰不可只令闕內
儒生撰之令坡書可人來坡書世子正字崔命孫藝文奉教申
叔植待教元叔康名以進 上曰梁誠之率諸儒撰之叔舟擘
監之坡掌出納謂孝寧大君曰予於坡待之若子無異已出又
謂坡曰予與汝父非尋常之比每見汝常思之○前此上院寺
僧上言僧就觀音現身之地已創佛殿無主佛願代納慶尚道
貢物造佛以安之禮曹啓不可有殿而無佛請令戶曹磨勘代
納事至是 上謂擘曰予洞觀三界當做無量功德安肯創寺
造佛屑屑於小者乎且上院寺非國家所創乃孝寧願刹也禮
曹之啓甚恭予欲罰元亨何如對曰允當又 問叔舟致寬等
皆如擘對即 命元亨飲罰酒 賜宴卓一于議政府一于司
僕寺○甲申議政府以受 賜宴卓設宴 賜酒樂命承旨等
皆赴○冬十月丙戌朔忠扈衛別坐趙云明啓講武時設幄單
子有兩殿世子宮行幸之語 御書至尊無所比中官且不可
並稱而况父子君臣之間乎遂下司憲府禁身鞠之○丁亥申

叔舟崔恒進註解 御製諭將三篇其一曰治衆而不可一一耳

命故作形名分數預定其進退合散臨戰而不可常守一勢故
出變通新令乘機而用正用奇若山川隔礙則視難洞百里連
陣則言難通一部受敵則應難齊故知兵者委律其得漢祖是
也不知者縻繫諸軍隋煬是也此兵家之大要不出於此至如
心體感家之大計得士卒之心力臨危而制變取勝於四方在
人而不在法肆不詳及卿等皆國之俊乂知遇於一時者也而
但以國家昇平不以兵事為意故行軍則一日之路十日不到
講法則專不通打圍則長蛇爭下閱陣則受令於下載牽馬首
在公則多病在家則無醒笑之極者無如卿等勿以予言為惶
當以予言為愧與我共享天祿之由恭他之供皆自食其功耳
右戲諭諸將其二曰予欲令出即行賞罰無忒而在上者必先
犯而人情愛憎輒廢焉今何由行必罰則其弊人莫知措必赦
則其弊人皆徑情直行緩急無所用如何而可予欲大閱使諸
將習於兵間雖老不倦氣習常成以草野為家以勇猛為業以

功成為名恥為人下奮不顧身不顧家事常奮風操而恃其國
 家果平縵然自安至於排笑武人好酒色飲食而已人言不以
 為意恬然無恥恃蔭犯憲是作常業如何而使有所用處其三
 曰夫物之生皆因氣習以正性命物宵心同氣似行合強柔異
 方智愚比業是其本業誰使勞生雖勞莫易是謂正命修勞有
 生棄勞無生有生而求無生不可得無生而執有生不可得
 是故經邦濟世武定文治修勞之綱也制典賞罰令行禁止修
 勞之目也然則危邦智經亂世才濟奸兇自滅武定文治奸兇
 自眼制典而奸兇無術賞罰而奸兇知懼同一修勞有生也有
 生者自分也而無遠求無生者他分也而莫遠視天下之道一
 本而萬殊萬殊而皆對皆對而盡類惠迪吉從逆凶吉凶俱寂
 世所無存亡常一古所無榮辱皆其自取禍福非咎於人我慢
 於人人則怒人慢於神神則禍敬其天則天則福勤其民則民
 則喜推而盡之皆有類焉為將者當悔過下人而勿自吝用焉
 則可以施衡於貊蠻矣至若卜筮之術博奕之藝莫非至理暗